通志堂經解

D仁12
1411
456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四十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鄭氏曰亂謂賢否不別三揖而進一辭而退進難者爲主人之擇己也退速者爲君子之倦也三違違猶去也利祿言爲貪祿留也臣以道去君至於三而不遂去是貪祿必以其強與君要也愼始而敬終輕交易絕君子所恥不可使爲亂此亂謂違廢事君之禮

藍田呂氏曰所謂位有序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謂也所謂亂者則賢不肖倒置之謂也君子之事君要之君信於我而已信我之賢可以爲師非學焉而後臣之則不

進也信我之賢可以執國政雖待以季孟之間亦不進也此所以進之難也孔子之仕魯燔肉一不至則不稅冕而行靈公問陳則明日遂行此所以退之之易也蓋君子之仕將以道正君而已枉己未有能直人者也人人知自貴於己達色斯舉矣翔而後集之義則賢不肖之分不可亂也相見之禮主人拜送賓去不顧蓋相見者見之於主人盡敬之後辭之於主人未懈之先若主人之敬未至而強進主人之意已懈而不辭則賓主人之分亂矣可仕可已可見可辭進退之義一也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君吾弗信也古者四十始仕道合則從不合則去蓋以道事其君者道既不合舍而去之君無留行之命禮貌已衰義不可猶居其國苟至三違而不出竟則懷祿要君無所逃罪昔孔子去魯遲遲其行以去父母之國有所不忍而已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書冀王悔而反之以安天下之民而已然卒皆出竟以去君子之義可知矣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要君之心無大於此所以皆得罪於孔子也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故輕交易絶君子恥之若夫以道去其君豈君子之心哉不得已也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貴賤貧富生殺君之所操以御臣之具者也雖有是具以御臣然所以御之者禮也理義人心之所同然天所以命於人君君臣父子子所以保乎天下國家也故臣之事君無所逃乎天地之間東西南北唯命之從及違於理義則臣得以爭於君匹夫不可奪其志故君以我爲賢則可處之以富貴以我爲不肖則可處之以貧賤

五百六十二

以我爲無罪則可生以我爲有罪則可殺六者莫不唯君所命其不可奪者吾之理義而已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齊侯田以旌招虞人不至將殺之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故凡違乎理義者皆亂也

延平周氏曰其進也以禮故難難進而易退則位之所以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位之所以亂而無序故君子三揖而進以禮故易退也不以義故難進也以義故易進也不以義故易退也以禮故易退則位之所以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位之所以亂而無序故君子三揖而進若甚難一辭而退若甚易者蓋遠其亂於賓主之間況君臣之間可不遠其亂也哉進以禮所以愼始退以義所以敬終

馬氏曰進人所欲也而難進退人所不欲也而易退蓋其就於利者緩而遠於利者速則其志在於義而不在於利如此則貴賤履位賢不肖襲情故位有序故君子交接之際進必三揖退止一辭皆所以遠亂也君臣以義合而未嘗無相愛之仁以義合至於三諫則去有相愛之仁則雖去而未必出竟君與之環則還與之玦則去若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是也然此特始去之禮如此至於三違而且不出竟則其志在於利祿以强要於君也在物者有命在己者有義富貴貧賤生殺此物也而不可使爲亂則在己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生可殺在己者有義是故不可使爲亂也

山陰陸氏曰易進而難退則苟合以貪其位而位之在吾上嚴陵方氏曰其進不難則退不易則患失以固其位而位之在吾下者或有所越其退不易則其位無序矣有序則治無序則亂君者或有所妨若是則其位不可不慎也故君子於賓主相見之際揖必至於三而後進辭止於一而遂

退則難進之義蓋可見矣況於事君乎推是心則固足以遠亂矣三違而不出竟內實利之而外強違之非要君而何翔而後集所以愼始不爲苟去所以敬終

石林葉氏曰迎之致敬以有禮則難進禮貌衰則去之故易退進以禮退以義不失其先後故位有序反此則容悅者也以容爲悅則必至於亂古人於賓主之間猶患之況君臣之際乎諫君有至於三而去君無至三而不出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者師賓之位也

子曰事君軍旅不辭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鄭氏曰履猶行也君使其臣謂使之聘問師役之屬也愼慮而從之者此已志也欲其必有成也否謂非己志也孰

慮而從之又計於己利害也終事而退非己志者事成則去也不事王侯言臣致仕而去不復事君也君猶高尚其所爲之事言尊大其成功也

孔氏曰在軍旅之中不辭危亡之難在朝廷之中不辭卑賤之所得志謂君使當己才事竟即辭而退也得志及不得志並從而無違是臣行之篤厚也引易蠱卦上九爻辭以證終事而退臣之厚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重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之義蓋事君者不仕則已仕則畢賤有所不辭詩云碩人俁俁公庭萬舞事君者不受命則已受之則患難有所不辭詩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如弓人恥爲弓矢人恥爲矢名之不可言言之不可行矣其所

以事君之義亂於名實者也此篇言亂者有三易進而難退則亂也者亂於賢不省者也不可使爲亂者亂於理義者也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者亂於名實者也亂者如絲之不治無緒以正之之謂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好勇疾貧亂也仁者愛人然而疾不仁者以不仁之賊吾愛也苟能遠之使不能賊吾愛可矣至于疾之已甚則反失吾愛是亂於爲仁者也所貴乎勇者見義必爲而已不施之於義而施之於疾貧則利欲無厭是亂於勇者也是皆不治而無緒者也君使其臣臣受其命得志者則合所使之臣素志也否者不合其素志也臣受君命雖有所合不敢以得志而自滿故慎慮而從之乃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有所不合又非所宜辭亦不敢怨於不得志而不事事故孰慮而從之要之不辱君命盡其義而無悔而已仕而不事事則不恭不得志而不事事則懷懷與不恭皆君子所不由故不得志者雖孰慮以從事卒事則致爲臣而去則所以自免而不累于上故曰臣之厚也盡之上九之辭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盡者有事之時自九五而下皆以幹盡能不能爲得失至于上九事之終且無位也有似乎仕焉而已者故曰不事王侯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而不見役於人若委質而仕反欲高尚其事而不事事則曠官尸利無所逃罪矣故此章取以爲證焉

山陰陸氏曰不辭賤猶曰不讓勞也此事君者之事也故曰子思臣也微也使子思居衛而爲曾子之事是亂也亂亦亂之階終事而退是厚也非正也即正有去而已

嚴陵方氏曰慎慮則從其事而無所輕孰慮則從其事而

有所習終事而退則不居成功故也
馬氏曰貴與生者人所欲也君使其臣於所欲之地則必慎慮以從之賤與死者人所惡也君使其臣於不欲之地亦必孰慮以從之
延平周氏曰幽之使我有是者天也明之使我有是者君也苟其使我得志則慎慮而從之者慎慮其所以行道者也苟其使我不得志則亦孰慮而從之者孰慮其所以守道者也功成身退者天之道故曰終事而退臣之厚也
石林葉氏曰位軍旅則以勇故不辭難位朝廷則以仁故不辭賤處其位而辟難辭賤則事不治而亂何有於仁勇於事君有得志而與否者命也慮而後從者義也得志而孰慮所以畏命故其寵若驚不得志而孰慮所以謂義故其辱若驚

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鄭氏曰唯當爲雖言皆有所受不敢專也臣受順則行順受逆則行逆如其所受於君則爲君不易矣姜姜賁賁爭鬬惡貌良善也
孔氏曰此明臣事君不敢專輒君之出命不可不慎所引詩鄘風鶉之賁賁刺宣姜之詩
橫渠張氏曰命於天者不可不順若國君則不然君能順上則臣亦順上君命逆上則臣亦逆君
藍田呂氏曰此章重述事君不可使爲亂之義也天道無私莫非理義君所以代天而治者推天之理義以治斯人而已故曰天秩有典天敘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莫非

天也臣之受命於君者命合乎理義爲順天命不合則爲逆天命君之命出乎理義則爲臣者雖令不從矣此所以有逆命順命之異然後知其不可使爲亂也人之無良我以爲君此詩刺衞君無德國人恥以爲君蓋言君逆天命則臣子亦逆君之命

嚴陵方氏曰天子者天之所子故雖天子受命于天士以事人爲事故受命于君由士以上皆受命于君此止以事言者蓋降於士則有府史胥徒之屬皆其官長所自辟除其卑不能上達故不得受命于君也然則受命于君者其卑止于士而已

清江劉氏曰註者曰唯當作雖非也此言天子之命在天士之命在君非天命不爲天子非君命不爲士也皆有制之已

山陰陸氏曰唯讀如字天子受命于天猶士受命于君所謂士死制是也臣謂大夫以上唯不受命於君故有逆順如此

馬氏曰天之命於君者豈諄諄然命之乎使之居天位食天祿治天職牧天民蓋所謂命也故由其道而順天則謂之順命不由其道而逆天則謂之逆命雖然上者下之儀而臣之逆順亦視其君石林葉氏曰君與天皆出命者也君之與天命既順則臣之於君命亦順也君之於天命既逆則臣之於君命亦逆也蓋有治君則有賢臣有亂君則有佞臣取人以身之道也唯其逆順者自人爲之故言君臣而不言天君莫尊於天子臣莫卑於士故言天子而止士

廬陵胡氏曰臣有順命有言遜於汝志也必求諸非道臣有逆命有言遜於汝志也必求諸道先儒謂逆命爲行逆非也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贊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鄭氏曰不問其所費以下皆辟有其言而無其實水相得合而已酒醴相得則敗淡無酸酢少味也接或爲交盜賊也孔甚也餤進也

孔氏曰此明君子之行不可虛用其辭不以辭盡人言不得以言辭之善謂行亦盡善也有道之世則所行美好似樹幹之外更有枝葉無道之世人不誠實但言辭虛美所引詩巧言刺幽王之詩證小人甘以壞

橫渠張氏曰有道是有實也有實則行有文章也無實則言有文章也行有文章則莫非實是也言尚浮華則唯虛辭相譽而已無其實也故君子問寒則衣之稱美則爵之今言無有實其求益與太樞親相依之言皆相奉而已故仲尼欲無言直欲務實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至如近世之語功實者猶徒具文而已亦不以實求也有道則行得伸無道則辭得伸辭行天下之辭行也有道無道亦天下之有道無道也辭則伸也以天下無道明無以考其實所以浮辭得伸蓋莫能窮辨之也君子不以辭盡人盡極也取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不以辭盡人不敢輕信於人也不以口

譽人不以色親人不爲口惠所以重信於已也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又曰有言者不必有德皆不以辭盡人之義也枝葉者幹之文也天下有道則人致文於行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乃行之文也故曰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人致文於辭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乃辭之文也既曰辭有枝葉則有言而無其實問所費於喪者而不能賻問所欲於病者而不能饋問所舍於客而不能館則其言也不出於誠心君子恥之故與其不能惠而問之不如不問之愈也君子之接人也以信而不以苟說人故如水淡而可久於此三者不能惠則不問此交之所以全而無後怨故曰淡以成小人之接人也苟說而不以信故如醴之甘而不可久於斯三者能問而不能惠取說於頃刻而不顧其後此交之所以難保

張鏞

故曰甘以壞故凡言之甘而不出乎誠心者必將有以盜諸人傳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甘言入則受其盜故言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延平周氏曰孔子曰予不試故藝而孟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蓋君子之道重其本而輕其末也辭命者乃道之末也豈道之末而能盡人之賢否哉

嚴陵方氏曰天下有道則君子之道發之於行事此行所以有枝葉天下無道則君子之道載之空言此辭所以有枝葉則其所以有言者豈得已哉宜其不以是而盡人也

莊子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蓋成則相親壞則相絕其說正於此合然莊子言交此言接何也交言其情接言其迹

馬氏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者有德者必有言也天下

通志堂

無道而辭有枝葉者有言者不必有德也

石林葉氏曰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孔子不能辭命則能之者固德行而已唯其能於德行故盡人不以辭君子以道義交故其淡如水小人以勢利交故其甘如醴水淡而散於五味之合則無不調故曰淡以成醴而至於沈湎則敗德故曰甘以壞

馬氏曰聖人之教則欲其訥於言而敏於行其觀人則必觀其言而察其行故寧至於行有枝葉而無寧爲枝葉之辭寧爲君子之淡以成無爲小人如醴之甘寧有已怨而毋至於有諾責故言行相副聖人蓋深取之而言浮於行聖人必察其中也

講義曰上取人以道德而不以文辭則下進用者道有本根而行有枝葉矣上取人以文辭而不以道德則下之進用者道無本根而辭有枝葉矣譬之草木有本根然後有枝葉爲玉之道可不謹乎君子之接如水雖無味而可久小人之接如醴雖有味而易變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鄭氏曰譽褊也問人之寒以下皆爲有言不可以無實於我歸說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口惠而實不至謂善言而無信人所惡也已怨已謂不許也言諾而不與其怨大

於不許言笑晏晏至亦已焉哉皆相與爲昏禮而不忠也言始合會言笑和說要誓甚信今不思其本思之反覆反覆之不思亦已焉哉無如此人何怨之深也辭欲巧巧謂順而說也

孔氏曰繩以量度於物凡口譽於人亦須量之於心故以譽爲繩莊十四年左傳蔡侯繩息嬀杜註云繩譽也是繩譽通訓引詩曹風蜉蝣刺曹君之詩國將滅亡賢臣心憂我身何所歸舍說舍也此引詩斷章證疾虛言義不與詩相當也諾謂許人物責謂許而不與被責也引詩衛風氓之篇證許而不與被人所怨也不以色親人謂不以虛僞善色詐親於人也情疏貌親外內乖異心不慤實恒畏於人如細人姦盜也言辭欲和順美巧不違於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也

藍田呂氏曰晉平公之於亥唐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於則食雖疏食菜羹不敢不飽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弗與治天職弗與食天祿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蓋君子力可以周人之窮則不徒問其飢寒而必有以衣食之勢可以進賢則不徒譽而已必有以爵祿之徒問徒譽而無實以繼之則誠心不存己則不誠而責人之誠難矣故曰君子不以口譽人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此詩刺曹君不脩政事好絜其衣服飾其外而無實民將去之求其所當歸者如口譽無實不可使民信也問人之飢寒而不衣食之特問之無誠而已至於口惠而實不至則害信之大者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危國亡家之本此怨之所以及其身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

已怨有求而已之始雖弗人之意而終不害乎信故其怨小諾人而不踐其言雖不弗人意而終害乎信故其責大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此詩刺夫婦失道中絶無信婦怨之辭也故取以證之穿窬之盜欺人之不見以爲不義而已色親人者巧言令色足恭無誠心以將之情疏貌親主於爲利亦欺人不見君子恥之故不爲也故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孔子曰色厲而内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孟子曰不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是皆穿窬之類二者亦欺人之不見以爲不義故所以爲穿窬也禦人國門之外盜也穿窬亦盜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小人而無忌憚不義也色厲而内荏以言不言餂人亦不義也盜與不義小大雖殊其爲盜與不義則一也

此章言其言欲信而已事君接人其義一也又欲言之順而說故曰情欲信辭欲巧以結之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蓋事於顏色者誠有所不足故鮮矣仁然爲辭令亦君子之所務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非惡言之巧也巧言之害仁者爾

嚴陵方氏曰不以口譽人則言之所與必發於心不止於外貌故民化之而作忠若問人之寒則衣之之類皆非口譽之事也口譽者内外之不相應也口惠者始終之不相副也君子之親人也以德故曰不以色親人貌雖親而情實疏則恐人之見其情也又何異穿窬之盜也穿窬者穿垣墉而爲之盜也君子情非苟動也將以有所示辭非苟出也將以有所治内有情之信而外有辭之巧又何害其爲仁乎此所以先言情欲信而後乃言辭欲巧也

馬氏曰君子之譽人不以口而身必致之也不以身致之則是顯譽於人陰弃其身而民亦趨於僞矣君子不以色親人者以其有相愛之情出於中愉色婉容見於外蓋真積於內然後誠動於外故君子不以色親人而慮情之不信也匿怨而友其人者君子所恥也

山陰陸氏曰詩言君將無所依唯於我歸處而已是非以口繩君相也於我歸處猶之可也於我歸息甚矣於我歸說則又甚矣在小人則情疏矣其親人也以貌非特色而已竊之盜也與

石林葉氏曰口惠而不以實應則爲誣唯君子反此然而稱人之美則爵之此在上者之事也在下而無與共天位治天職則稱人之美因不爲誣也色在外君子不以親人親人者情也小人則情疏矣其親人也以貌非特色而已矣此其譬則穿窬之盜也歟譬人之知也君子不以色親人求所以信其情也乃若巧辭則孔子嘗曰鮮矣仁不曰不仁而曰鮮者是君子有時而用之

延平周氏曰於內則情欲信於外則辭欲巧者君子之道也苟止於辭欲巧則君子之道講義曰情必欲其信如眞喜未笑而和眞怒未發而威眞悲未泣而哀所謂信也此所以篤實乎其內辭必欲其巧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皆以其背違正理而各得一偏尚得爲巧乎譬之大匠必合規矩以爲方圓然後得謂之巧也此所謂輝光乎外也

金華應氏曰情之所蘊必隱惻而盡其情辭之所發必委曲而中其節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

鄭氏曰神明謂羣神也無非卜筮之用言動任卜筮也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襲因也大事有時日有事於天神有常時常日也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臨有事筮之剛日柔日順陰陽也陽爲外陰爲內事之外內別乎四郊

孔氏曰此至篇末總明卜筮之事鄭註冬夏至正月及四時者冬至謂祭圜丘夏至謂祭方澤正月謂祭感生帝及四時迎氣用四時吉日也知皆卜者案大宰云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鄭註五帝謂四郊及明堂是四郊有卜也大宰又云祀大神祭大示亦如之大神則冬至祭圜丘大示則夏至祭方澤案公羊穀梁傳云卜三正則知天子郊用夏正亦卜之也周禮祭宗廟亦卜日云不違者唯日與牲尸者案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是牲日也特牲少牢云大夫士筮尸則天子諸侯有卜尸也卜筮不相襲言大事則卜小事則筮不相因襲此與曲禮文同而註異大事有時日而用卜者示不敢專

崔氏曰凡求告之道不過三若一而吉則不更啓若初不吉則二不至於三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明初筮者不復至三也若大事卜筮兼用卜筮各一用之乃成爲一故尚書云三龜一襲古則知三龜三筮各一用之乃成爲一也故尚書有龜從筮逆龜逆筮從之義皆據一用而言也然一用之時若龜筮卿士庶人之中所逆者少亦得

爲初吉若所逆者多則爲初凶若初吉多則更卜若初凶多則亦卜至三所以爾則以初筮告吉凶皆非吉凶之故是以至三也所言三者皆謂三度用之非一度用三王之龜筮始爲三也至中小之祭求吉凶之理亦復如之卜筮各用者不得爲襲中事兼卜則謂之相襲故表記云卜筮不相襲然則於事得兼用者以再三爲襲不得兼用者則無以爲襲故也

何氏曰外事以剛日而郊用辛內事以柔日而社用甲有以見郊社至重不可以內外常理拘之宗廟之祭據春秋而言則威八年以巳卯烝夏五月以乙亥嘗閔二年夏五月以乙酉吉禘于莊公文二年八月以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昭十五年二月以癸酉有事于武宮是俱用柔日如繹日明日又祭既正祭用柔

自然繹日必剛矣

橫渠張氏曰不犯日月謂不使祭日相見犯若一時有兩祭則必相回互使之不相妨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事天事君至敬而不敢褻故有卜筮因言卜筮之用禮者敬而已矣明則敬於人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敬人之事也幽則敬於鬼神內盡志外盡物凡祭祀之禮卜筮之用皆敬鬼神之事也蓋卜用龜筮用筴龜則灼之而視其兆筴則揲之而視其卦凡求於人情所不能測人力所不能爲者是乃所以求之於神明也郊所以祀上帝卜日而用之不敢必其期也卜牲而養之不敢必其物也其敬如是是乃所以不敢以私褻事之也日月者如冬日至圜丘以祀天神夏日至方澤以事地祇四時迎氣用四丘此皆素有定日不用卜至于它祭祀之當卜日

者不可犯此素定之日也它祭祀之卜日既不犯此素定之日然所卜之吉則不可違故曰不犯日月不違卜筮違之犯之皆不敬也記曰大饗不問卜此謂日月之素定者如冬夏之日至之類他則皆卜如啓蟄而郊郊用辛之類故大宰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遂戒而不言昊天上帝蓋可知矣既稱上帝于郊又曰唯聖人爲能饗帝則祀天亦可稱饗均祀天地也冬至之日至爲大故曰大饗饗之敬因天時陰陽之至而不問卜所敬異於他饗也先儒謂大饗者祀五帝于明堂以月令有季秋大饗之文乃曰莫適卜也以總饗五帝不知主何日而卜之故不卜然不知季秋之饗既有素定之日如冬夏日至又不問卜當以何日爲可若以人謀而用之乃以私褻事上帝不敬莫大焉其說固不可行矣卜筮不相襲者此主於祭祀

而言有卜則不筮有筮則不卜蓋大事用卜小事用筮而已在他事則卜筮兼用之洪範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於心也士也庶民也龜也筮也參其從逆而占之筮人云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春秋傳僖公二十五年晉卜伐宋亦卜而後筮則兼用亦之得大有之睽哀九年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又筮明矣大事有時日者時如啓蟄而郊及四時宗廟之祭之類日如郊用辛社用甲之類有是時日以上中下三旬而卜之小事無時日有筮者若非時有所告及祈禱之類皆無定日必筮而用之也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鄭氏謂事之內外別乎四郊蓋以郊外事也反用辛社內事也反用甲故謂郊在四郊之內同內事故用柔日之辛四郊之外乃爲外事故甲午祠兵吉日庚午既差我馬

然考是說社乃內事而反用甲說亦未可行蓋所謂內事外事分別剛柔汎言衆事爾如郊用辛社用甲自別有義難以剛柔取類也又言不違龜筮者前所謂大事小事及後所謂內事外事皆不可違卜筮故重言之

嚴陵方氏曰天地之神明者天之神地之明也莊子曰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然郊特牲言郊明天道社神地道者蓋以天之神故有郊以明之以地之明故有社以神之也且卜筮所以事天地事天地者莫大乎郊社故必以神明爲言自八卦畫於伏羲土兆起於顓帝瓦兆起於堯官占見於舜則卜筮之用其來尚矣而此以三代明王爲言者蓋五帝以往則質質則於卜筮宜略三王以來則文文則於卜筮宜詳以其詳故無非卜筮之用也於三王言無非卜筮之用則知五帝有非卜筮之用矣私褻事上帝者狥

己所欲之謂私交物無節之謂褻卜筮則於神明有所質於時日有所擇上帝天神也不及地示者以天神之尊尤不宜以私褻事之故不犯日月者守日月之常不敢犯而越之也不違卜筮之吉不敢違而戾之也若郊之用辛社之用甲見不犯日月也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卜下辛是不違卜筮也故先言日月而後言卜筮焉大事有時日即郊社之類是矣大事前期而定故其時日有常小事臨機而作故無時日曰有筮則無卜可知小事有筮則大事有卜又可知且大事以時日爲先故不言卜小事以時日爲後故必言筮意各有主然卜雖主於大事而小事亦有時乎用卜大卜所謂凡小事涖卜是也筮雖主于小事而大事亦有時乎用筮筮人所謂凡大事先筮後卜是也凡特言卜則筮從之可知若所謂卜日卜牲則知其亦

筮矣凡特言筮則卜不必從若所謂筮日筮賓則卜不必從矣要之大事以卜爲主小事以筮爲主爾卜筮不相襲與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並見曲禮解

馬氏曰傳曰聖人不煩卜筮聖人於事可以默決之於心而不煩於卜筮也然則三代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者蓋不敢以私褻事上帝也祭義曰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與此同義龜動物也可以知象著植物也可以知數外事陽也而剛亦陽也故用剛日內事陰也而柔亦陰也故用柔日以郊爲外事矣而用辛以社爲內事矣而用甲說者以天地至尊之祭不可同於外內其說似得之矣

山陰陸氏曰據此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外雖用剛日內雖用柔日猶卜筮也大事有無時日有卜小事有有時日無

筮今其言如此蓋言大事薄小事也

石林葉氏曰著龜者天之神物故事上帝則用卜筮者神之也然而龜爲象其應也圓著爲數其靜也方雖卜且筮亦不可相襲也

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鄭氏曰牷猶純也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共儉者之祭易備也北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

孔氏曰以前明不違卜筮動合神明故此經明后稷祭祀福流後世以證成其義所引詩是大雅生民之篇美成王尊祖配天也

藍田呂氏曰古之聖王先成民然後致力于神民和而神

降之福洞酌之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饋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蓋不得乎民心雖有牲牷禮樂齊盛之備神將不饗矣無害乎鬼神則神饗之矣無怨乎百姓則民歸之矣所以然者本於致敬而已故因卜筮而言后稷竭力於稼穡以共齊盛所以和於民者至則所以事於神者盡矣詩曰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苟有誠信澗溪沼沚之毛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故后稷之祀竭力以共齊盛無非誠信之謂故易富也富之言備也其祀也永無罪悔而已此所以其辭恭其欲儉也以迄于今至于周推后稷以配天一用后稷之法故曰其祿及子孫

嚴陵方氏曰牲牷天產齊盛地產禮者威儀樂者節奏於物則有天產地產於事則有威儀節奏事物雖盡苟或有

違於龜筮焉又烏能幽無鬼神之害明無百姓之怨乎故先王之於祭祀不特卜日而又卜尸不特卜尸而又卜牲也違龜筮而百姓怨者書不云乎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則以鬼神依人而行故也鬼神有害則百姓有所怨可知鬼神有禍福故於鬼神曰害百姓有休咸故於百姓曰怨其辭恭則物雖薄而誠足以饗神其欲儉則物雖少而用足以行禮此祀之所以易富也且恭則不侮儉則不奪不侮則無害乎鬼神可知不奪則無怨乎百姓可知若是則幽無鬼責明無人非德之盛也盛德必百世祀故其祿及子孫不亦宜乎外則其辭恭則其心敬可知內則其欲儉則其用節可知矣

石林葉氏曰牲牷親卜之禮樂親序之粢盛親供之明薦以德則無害於鬼神故祭則受福無怨乎百姓故得其驩

心然先鬼神而後百世者亦以祭祀爲王
南豐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前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
一有罪悔獲戾于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三庶無罪
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如此也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
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太廟
鄭氏曰威敬言其用之尊嚴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
守也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春秋傳曰先王卜征五年歲
襲其祥守筮守國之筮國有事則用之道以筮者始將出
卜之道有小事則用筮諸侯入他國則不筮不敢問吉凶
於人之國也諸侯受封於天子因國而國唯宮室欲改易
者得卜之耳天子不卜處太廟卜可建國之處吉則宮廟
吉可知

孔氏曰大人謂天子所主之器當威嚴敬重不可私褻於
小事雜用也饗時則用燕則不用也道以筮道謂出行於
道路之上也鄭知無筮謂出師巡守者以前云外事用剛
日內事用柔日據在國諸事今此云無筮又云道以筮又
云諸侯非其國不以筮皆據將欲出行及在道之事下云
道以筮則無筮是未在道故知征伐出師若巡守欲發時
也天子大事不徒用筮而已兼用卜也故簭人云國之大
事先簭而後卜此云無筮無徒筮耳不謂全無筮也
橫渠張氏曰諸侯適他國唯卜寢宅而已不卜處大廟舍
諸侯祖廟爲常故不卜
藍田呂氏曰如天子無筮敬則用祭器則龜與祭器皆大
人之器大人所主之器當威嚴敬重不可私褻於小事故
大事則不筮小事則不卜朝聘之饗昏冠之禮醮皆用祭

器燕則不用也天子無筮者天子體尊在國中有事皆卜而不以筮至于巡守征伐在道則以筮蓋以龜當敬而不可褻也故曰天子道以筮諸侯卑於天子在國中居守有事則筮降於天子之用龜也至于出竟則不筮蓋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且辟天子也故曰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小宗伯云凡建國左宗廟右社稷則宗廟有定位雖天子不卜唯宅寢室則卜之蓋寢室無人君之居不可以不敬以求祐于天故必卜

嚴陵方氏曰威之則不敢玩敬之則不敢褻若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是也天子無筮者非無筮也以守大事之卜爲稱在小事之筮不足以有爲也故諸侯有守筮者非無卜也以不足於大事之卜其所有而守之小事之筮而已爲其降於天子故也下云天子道以筮則天子非無筮也不言守者非所以威敬天子明矣天子道以筮者以其在道遽於事而不暇卜故也卜宅寢室者諸侯受封乎天子唯宮室欲改易者得卜之以其於事爲大故也

山陰陸氏曰無筮無守筮也不言守者非所以威敬天子諸侯亦不皆守筮有時守爲道以筮者道之以筮所謂先筮而後卜諸侯適人之國雖不用筮其所宅寢廟不卜也子不卜處太廟言若天子適諸侯則舍其寢廟不卜也

石林葉氏曰大人以事業言其事則所守者止於恭畏而已天子在道既以筮則在外也不可以無筮諸侯在內以守筮則其於國也亦必用筮至於大廟之位其與社稷爲左右皆有常所也故不用卜卜其吉凶可也

四明沈氏曰儼然人望而畏之有九鼎大呂之重此大人

之器也威武貧賤富貴不懾不屈不淫周公用周奠枕皇
皇孔子用魯齊歸侵疆道愈大者其志愈大志愈大者其
用愈大管仲之器至於童子羞稱曾子羞比
江陵項氏曰天子簟無以下語多交互難通當爲之解曰
諸侯非其國不以簟簟藉不出國是以有守簟天子所在
爲家雖在道亦以簟故無守簟凡爲宮室者寢室宅其中
宗廟處左卜室者卜其中而已中定則左右可知故但卜
寢室之所宅不卜宗廟之所處雖天子之廟無卜也諸侯
以下可知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用不違龜簟以敬事其
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鄭氏曰敬則用祭器謂朝聘待賓客崇敬不敢用燕器也
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之於下以直則下應之以正

不褻慢也
孔氏曰鄭註以朝聘肖祭器其實冠昏亦不用燕器也故
左傳稱魯襄公冠季武子曰君冠必以禮饗之禮行之是
用祭器也
橫渠張氏曰以聖人之智非不能爲後之器皿須要作籩
豆簠簋以祭欲不便於褻用也若褻用則自有燕器唯是
大賓客至敬則用祭器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事天地鬼神與事其君長其敬一也
故敬則用祭器以事鬼神之敬敬之至也敬則用祭
器則私褻之用皆以燕器如敦牟巵匜之屬是也不廢日
月者事其君長各有日月如歲之有朝覲宗遇一日之有
朝夕不敢廢也不違龜簭者欲見其君長及其所貢獻皆
卜筮而後進也事天地鬼神明言不犯日月者以有素定之

日而犯者他祀之上日不可犯也此云不廢日月亦有素定之日當行之而不可廢也如此則上之待下下之事上莫非敬也故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也

嚴陵方氏曰祭器所以事神燕器所以事人以事神之禮事之則敬可知也不廢日月不違龜筮凡以致敬而已故推此道則臣足以事其君幼足以事其長故曰以敬事其君長上不瀆於民者不爲民所瀆也下不褻於上者不爲上所褻也

延平周氏曰冠昏人道之始君子之所致敬故用祭器

後學 成德 校訂

緇衣第三十三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緇衣者善其好賢者厚也緇衣鄭詩也此於別録屬通論

陸氏曰劉瓛云公孫尼子所作

藍田呂氏曰此篇大旨言爲上者言行好惡所以爲民之所則儆不可不慎也篇中有好賢如緇衣之言故以是名篇

長樂陳氏曰緇衣朝服也衛武公父子並爲周司徒國人宜之故爲之製緇衣焉其詩之辭每章而每加者以明善善而無已也人君好善如是則人將輕千里而來矣是則緇衣之善豈特當時以爲宜而天下後世亦宜然也故記者取詩以名篇

新安朱氏曰緇衣兼惡惡獨以緇衣名篇者以見聖人有心於勸善無心於懲惡也

嚴陵方氏曰此篇凡二十四節大抵多明人之好惡人之所宜好者莫如賢所宜惡者莫如惡緇衣好賢之詩也經正引此故以名篇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鄭氏曰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

孔氏曰此篇凡二十四章唯此云子言之餘皆云子曰篇首宜異也君上以正理御物則臣事之易臣下無姦詐則君知其情易也此篇題緇衣而入文如此者欲見君明臣賢乃可服緇衣也

藍田呂氏曰孔子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爲上易事者以好信故也爲下易知者以莫敢不用情故也上不務信以機心待民則民亦以機心報上上下之交機心相勝姦生詐起法令不得不多不正其本而齊其末則犯者莫之勝禁欲刑之不煩不可得矣

長樂陳氏曰爲人君止於仁故易事爲人臣止於忠故易知上以仁待下下以忠事上則刑不煩者固其宜也苟爲上者不以仁恕下依勢作威而下有難事之勞爲下者不以忠衛上匿情詐行而上有難知之病此刑所以日滋也

長樂劉氏曰上難事則下難知上易事則下易知好惡悖於正喜怒失其常於是有匿其誠信以爲容悅者屈其忠直以爲阿諛者包其禍心以爲詐僞者苟可以罔上而免其咎罰者矣所弗至哉爲下如是可謂難知也

石林葉氏曰君以恕使人而易事臣以忠事君而易知則刑之所施者簡故不煩

廬陵胡氏曰上難事則必淫刑以逞下難知則懷姦罔上之獄煩矣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鄭氏曰緇衣巷伯皆詩篇名也緇衣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是其好賢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巷伯六章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爵不瀆者不輕爵人也試用也咸皆也刑法也孚信也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爲信者也文王爲政克明德慎罰

孔氏曰此一節明好賢惡惡賞罰得中則爲民所信緇衣詩鄭風美桓公武公詩巷伯刺幽王之詩瀆濫也愿慤也

末所引詩大雅文王之篇諫成王之詩

藍田呂氏曰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上之所以示下之所以從上唯好惡而已雖有好善之迹而無誠好之心則雖賞不勸雖有惡惡之迹而無誠惡之心則雖刑不懼蓋誠心不至則好惡不明好惡不明則民莫知其所從違如此而欲人心之孚天下嚮風難矣緇衣美鄭武公之詩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緇衣者武公所爲周家卿士之服也武公之爲卿士國人宜之其愛之之深欲武公長爲卿士雖衣見其敝我將改爲館之食之唯恐其去好賢之至者也巷伯寺人傷於讒之詩惡惡之至者也好賢必如緇衣之篤則人知上之人誠好賢矣不必爵命之數勸而民必起愿心以敬上矣故曰爵不瀆而民作愿惡惡必如巷伯之深則人知上之人誠惡惡矣不必

刑罰之施而民畏服矣故曰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蓋文王之德好惡得其正而一出乎誠心故爲天下之所儀刑德之所以孚於下也

嚴陵方氏曰若卷阿之求賢則好賢非不誠矣巧言之傷讒則惡惡非不至矣此止言緇衣之好賢特諸侯爾以諸侯好賢若是之誠況於王天下乎巷伯之惡惡特寺人爾以寺人之小臣惡惡若是之至況於卿大夫乎此所以特引二詩而明之也觀緇衣之詩始言敝予又改爲中言又改作卒言又改造蓋其好賢之禮有隆而無殺也茲非好賢之誠乎巷伯之詩先之以投畀豺虎繼之以有北終之以有昊蓋其惡惡之心有加而無已也茲非惡惡之至乎好賢必人人而爵之則爵有所不勝勸惡惡必人人而刑之則刑有所不勝威唯如緇衣之好賢爵雖不瀆而足以使之作愿如巷伯之惡惡刑雖不試而足以使之咸服不瀆者未至於不試也蓋爵所以勸特在乎無所瀆而已刑所以畏必期乎無所用焉作愿則其愿由好賢之所興咸服則其服由惡惡之所感作猶詩作人之作咸猶易咸亨之咸

馬氏曰爵所以致好而使民遷善之具刑所以致惡而使民遠罪之具好賢之至則致好之具七而民自遷於善矣惡惡之至則致惡之具七而民自遠於罪矣

石林葉氏曰緇衣好賢之至也好之至則民自勸而爵不瀆巷伯惡惡之至也惡之至則民自懲而刑不試然孔子嘗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此言作愿者蓋季康子所問者民服而已此別而言之作愿者言其勸之于內也

廬陵胡氏曰人莫不有好惡也而好惡得其正者寡矣緇

衣好得其正卷伯惡得其正故舉大雅儀刑文王爲言文王好仁而仁興克明德慎罰其好惡之正如此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絶其世也

鄭氏曰格來也遯逃也涖臨也孫順也甫刑尚書篇名匪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以嚴刑乃作五虐虫尤之刑以是爲法于是民皆爲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

孔氏曰此一節明教民以德不以刑也論語云有恥且格甫刑即呂刑也春秋有呂國而無甫侯呂即甫也

藍田呂氏曰德以道其心使知有理義存焉禮以正其外使知有所尊敬而已知有理義知所尊敬則知所以爲善爲不善然後其心知止於是而不欲畔而之他也不善之名雖愚不肖者恥之如使民心知所以爲善不善則畔而之他者衆人之所恥雖愚不肖者亦將不欲爲矣此孔子所謂有恥且格格者正也政者所以禁民爲非刑者所以懲民之爲非禁也者非能使之知恥使之知不善而不爲亦強制之而已懲也者非能使之知恥使之知畏而已故民非心悅而誠服欲逃其上而不可得此所以有遯心孔子所謂免而無恥者也德禮所以正其本本立則末不足治政刑所以齊其末苟無其本則法不足以勝姦我待之以愛則彼必親我待之以信則彼必不倍我待之以恭則彼必能遜此人情之常然況君民之間乎故子愛恭信

亦以德示之而已恭以涖之亦以禮先之而已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蓋高辛氏之末諸侯之國有三苗者民不用上之命君無德以教之惟制以刑作五虐之刑謂殺戮及劓則椓黥也民愈爲惡德不可止遂至于絶其世書所謂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又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是也

馬氏曰德者所以養人於中而在外有不正則又以禮齊之此順其性命之理而善養人也故民有格心政者所以率人於外而内有不從則又以刑齊之此逆其性命之理而以力服人也故民有遯心先王之爲治亦未嘗廢其刑政者蓋有德禮以爲本而以刑政爲之助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言愛之如子則民親之如父母矣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位之則民有遯心者與夫上好信則民用情上好禮則民易使同意也

石林葉氏曰德禮者化民之本也使其自服故有格心格言其至也刑政者治民之末也強其必從故有遯心遯言其藏也心藏于内而外服之迫之以刑政之嚴而已仁以愛之信以結之所謂教之以德也恭以涖之所謂齊之以禮也德不止於一故有仁有信禮則恭而已矣

嚴陵方氏曰子以愛之性也信以結之情也恭以涖之行也

金華應氏曰書云苗民弗用靈靈善法也今引弗用命命當作靈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子曰禹立

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鄭氏曰不從其令言民化行不拘於言甚者甚于君也民之從君如景逐表遂猶達也言百姓倣禹爲仁非本性能仁也孚信也式法也皆言化君也

孔氏曰此一節申明上文君爲民表不可不慎上有其善則下賴之百姓以仁遂言仁道達于內外禹之百姓豈必本性盡有仁道由禹之所化也引小雅節南山之詩以證民之法則於上引甫刑以證上有善行賴及於下引大雅下武之詩證君有善與下爲法式也

藍田呂氏曰國之風俗一出於上之好惡好惡之發其端甚微其風之行或至于不可止其俗之成或至于不可敗此不可不慎也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蓋上之所好利必從之上所不好害必隨之盜雖小人未有舍其所利而趨其所害故上有好貨之君則下必有盜賄貨之民其勢然也君者民之表也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非他唯上所好而已故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非百姓之盡仁以禹好仁故民從而仁爾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者言民無恒心瞻視上之所爲以爲之法而已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上好善則民皆蒙賴其善也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成就王道所以信於天下則天下莫敢不信以爲法也三者引取詩書之言皆以證上之人所好下視之以爲法不可不慎也

嚴陵方氏曰論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此從其所行之謂也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之謂也禹欲百姓之仁而已及百姓好是物下必有甚焉之謂也

之興仁亦遂上之所欲而已故以遂言之也

馬氏曰令者令之於民行者行之於已其所行者若此其所令者如彼民不從其若彼之令而從若此之行則是上之好惡下之所取以為正而不可以不慎也故曰是民之表令民而使作愿則民未必作愿令民而使之服則民未必咸服唯好賢如緇衣則爵不瀆而民作愿惡惡如巷伯則刑不試而民咸服所謂從其所行而不從其所令也

石林葉氏曰王者必世而後仁為繼亂言之也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為繼治言之也繼治而化之者易非必盡仁則亦鮮而已民具爾瞻言其位也兆民賴之言其德也下土之式言其化也居其位而有其德則民之化之孰有不遂於仁乎

長樂陳氏曰言之化人也淺故不從其所令行之感人也深故從其所行故好惡出於正則彼皆從而正好惡出於非則彼皆從而非猶表端而影端表枉而影枉也故謂民之表　又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所以仁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所以仁天下故其立也止於三年之一變百姓皆以仁遂焉然豈必盡仁道哉特效上為仁而已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鄭氏曰章明也貞正也民致行已者民之行皆盡已心梏大也直也

孔氏曰此一節贊結上經在上行仁之事上好仁則下皆為仁爭欲先他人為君者當章明已志為貞正之教尊敬

仁道以子愛百姓則民致盡行仁之意以說樂其上矣所引詩大雅抑刺厲王之詩證上有其德下所從也

藍田呂氏曰仁者之於天下無一物非吾體則無一物忘吾愛故好仁者子愛百姓不足道也苟有是心則憯怛之愛結於民心如草上之風必偃其從之也輕矣所謂爲仁爭先人者得其良心之所同然靡然嚮風日用而不知者爾章志者明吾好惡以示之貞教者立不可易之道以教之所示所教者尊仁而已好仁惡不仁吾所以示之也明人倫於上教之使順不使之不順此吾所以教之也所謂民致行已以悅其上如子從父母之命盡心力以奉之不忍違也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梏字如梏梏其音爲覺詩大雅之文則正爲覺蓋假借之文也覺明也呼吾德以示之教之此四國所以順也覺之爲義有所悟之謂如先

覺後覺悟則明矣故可訓爲明先儒訓大也直也未詳其義

長樂陳氏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上誠好仁以表之矣則下之人各勉其性之所有而爭先人以爲仁謂之爭先人者以言其敏於爲仁故也長民者在我之志章而不匿在人之敘貞而不回章志貞教而所主在於尊仁以子愛百姓民懷其仁故近者謳歌而樂遠者竭蹶而趨其致行已之志以說其上者宜矣覺出於性而非僞故覺爲直有覺德行而四國順之則民致行已以說上之意也謂之好仁又謂之尊仁者好出於中心尊則因仁之尊爵而尊之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言下效上以其仁也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言下歸上以其仁也

馬氏曰爭先人而謂之仁者蓋當仁不讓於師也

嚴陵方氏曰章志貞教尊人以子愛百姓茲非上好仁乎民致行已以說其上者茲非下之爲仁爭先人乎楷當作覺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鄭氏曰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綍引棺索也游猶浮也不可用之言也危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言行相應也淑善也愆過也言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於禮之威儀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王者出言下所倣之其事漸大不可不慎意與前經同也綸麤於絲綍麤於綸鄉置有秩鄉小嗇夫有秩嗇夫職同但隨鄉大小故名異耳所佩則同張

華云綸如宛轉繩尊大之人不可倡道此浮游虛漫之言恐人依象之

藍田呂氏曰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況於天子者乎生於心則形於言形於言則發於政所出之言暴矣則發爲暴政也天下受其弊矣所謂澤矣所出之言仁矣則發爲仁政也天下被其如絲如綸如綍言其端甚微其末甚大也綸綬也大於絲綍矣綍大索也大於綸矣大人者王公之謂也游言者無根不定之言也易繫辭曰誣善之人其辭游誣罔善人舉非其實所以無根不定也爲人上者倡之以誠慤篤實之言天下猶有姦欺以罔上者苟以無根不實之言倡之則天下蕩然虛浮之風作矣可不慎乎可言而不可行過言也可行而不可言過行也過言者窮高極深絕類離倫自以

爲高明博大然人倫不察庶物不明要之卒不可行於世無用之空言而已此君子所以弗言也過行者可行之一時不可以有繼可行之於己不可達之於天下如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七日墨子生不欲死不哭要之不可言之以爲法於後世獨行之高行而已此君子所以弗行也如此則言行不越乎中民將效之言不敢高於行言之必可行也行不敢高於言必爲可繼之道也詩云淑愼爾止不愆于儀爲人上者當善愼其容止不過於儀孟曲禮之不可過也

長樂陳氏曰物之在天下始於微而必大者皆緣纏綜有之儀引以證言行之不可過也言足以衣被萬物而經綸天下之道衣被人之功而王之言足以衣被萬物而經綸天下之道在是焉故以絲言之游則無所歸也與易所謂誣善之人其辭游同言欲當實而已況大人而可以倡游言乎或言

王或言大人皆以業言之也可言而不可行非所謂顧行之言也無稽之言而已故君子弗言可行而不可言非所謂顧言之行也苟難之行而已故君子弗行君子之言行適於中民皆效之故言當於行而無過高之言是以言不危行行當於言而無過高之行是以行不危言凡物非中而過高則危故危之爲義如此淑謹爾止不愆于儀善謹之容止而不過於儀則性行之意也

嚴陵方氏曰王以位言大人以道言其出如綸則有位者之事故曰王不倡游言非有道者則不能也故曰大人下又言君子弗言弗行者以見在上在下皆當如此也君子則兼上下言之可言不可行即游言也可行不可言者亦過行也

馬氏曰夫可言不可行君子不言也則民言顧行而言不

危行矣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行顧言而行不危言矣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謂此之謂也

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鄭氏曰禁猶謹也稽猶考也議也話善言也緝熙皆明也

孔氏曰此一節亦贊明前經言行之事所引詩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也言謹慎爾之所出善言以爲政教恭敬爾之威儀此引證言慮其所終也又引大雅文王之篇言穆穆然美者乃是文王於謂嗚呼言德嗚呼光明乎又敬其容止此引證在上當敬其言行也

橫渠張氏曰君子於民導使爲德而禁其爲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藍田呂氏曰非理則不言所以導民使之循理也非法則不行所以禁民使之行法也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爾矣如必責其言之所終則安敢易乎故進取於善者考其行而不掩猶不免於狂況不在於善者乎故曰言必慮其所終墨氏兼愛楊氏爲我原其設心之初以爲道在乎是天下之善無以易此豈欲爲無父無君之行哉然卒至於無父無君者積靡其敝不至於是則不止也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合於聖人其風之末猶爲隘與不恭則立心之端差之豪釐繆以千里可不慎哉故曰行必稽其所敝言必慮終行必稽敝上之人所以導民禁民者也謹於言而慎於行民之所以從上者也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言上之言行不可不慎也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言文王之盛德亦不越敬其容止而已矣

長樂陳氏曰言以明理所以通彼此之情而達之也故道人以言行出於正而幸以正則彼莫敢爲非也故禁人以行孔子於空空之鄙夫則叩兩端而竭焉所謂道人以言也爲魯司寇而公謹氏出其妻愼潰氏踰竟而徙所謂禁人以行也君子道人以言故言必慮其所終禁人以行故行必稽其所敝言矣於口易爲口禍故欲慮慮者防患之思也行本於人爲而有美有惡故欲稽稽者疑而考之也言以應物終而始始而終故言慮其所終行涉於迹久必稽其所敝民是以知言之爲可謹而不敢縱行之爲可謹而不敢忽也詩曰謹爾出話慮其所終之意也穆穆敬也美也天子之容也緝而熙之使久續而廣之使遠則文王以德爲行故也

嚴陵方氏曰書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道人以言之謂也孝經曰示之好惡而民知禁禁人以行之謂也

馬氏曰民之愚君子則以言道之使之知所向民之肆君子則以行禁之使之知所止道人以言故言必慮其所終禁人以行故行必稽其所敝蓋因其發言之始而慮其所終終當其制行之新而必考其所敝言由中出故言慮行自外作故言稽

石林葉氏曰言以開示天下故道人行以率勵天下故禁人可行於己不可達於人則有窮故慮其所終則民亦謹於言可行於今不可傳於後則有偏故稽其所敝則民亦愼於行

建安眞氏曰道人以言者謂以言辭命令開導而誘掖之也然言可以導人之善而不能禁人之不善禁人之不善

其必以行乎蓋天下之理有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己無不善之行雖不禁人人自從之己有不善之行雖欲禁人人必違之故空言不可以禁人惟實行乃足以禁人也夫言出於口至易也然不慮其所終則一言之過貽患將不勝救行出於身亦至易也然不稽其所敝則一行之差流禍或至於無窮不善者固不足言善矣而慮之不深稽之不遠未有不反而爲不善者也老莊非善言乎其終爲浮虛之害夷惠非善行乎其弊有隘不恭之失況尊居人上言行所關安危自出故必謹之審之而不敢苟則民亦從其化而不苟於言行矣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鄭氏曰貳不壹也章文章也忠信爲周

孔氏曰從容有常謂舉動有常度壹謂齊一不參差引詩小雅都人士刺幽王之詩君臣衣服無常詩人引彼明王之時都邑之人有士行者服此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忠信萬民所以瞻望以法則之

藍田呂氏曰此章明言長民者言容止民所觀望則而象之惟其不貳有常則民心不疑而德歸於一矣周人衣服無常此都人士之詩所以刺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故其效至於民德歸一也

馬氏曰長民者言處於人之上也處人之上不唯其行不可以無常而其形於衣服容貌之際亦不可以無常然後民望其容貌而其德歸於一彼都人士狐裘黃黃服其服

也其容不改文以君子之容也出言有章遂以君子之辭
也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實以君子之德也
長樂陳氏曰民德之不純常生於奇衰而奇衰之作常兆
於衣服之不一長民所以率民而先之也衣服不二從容
有常以齊其民德由之而一也都人古之長民者也士則
長民所齊而成之者也狐裘燕居之服也狐之爲物利以
止不利於有爲狐裘用之以燕居黃黃言其色也燕居之
服猶且致一如此則其出而齊民可知矣此民德歸一獨
在於此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
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
人君子其儀不忒
鄭氏曰志猶知也吉當爲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咸皆也君

臣皆有一德不貳則無疑惑也
孔氏曰可望而知謂貌不藏情望見其貌則知其情可述
而志謂臣下率誠奉上其行可述敘而知伊尹告太甲故
稱尹告咸有一德篇是也引以證君臣不相疑惑曹風鳴
鳩刺曹君之詩言善人君子其儀不有差忒引以證一德
之義
藍田呂氏曰可望而知可述而志皆謂德歸於一而無二
三也所謂一者理義而已人心之所同然者也爲君則仁
爲臣則忠爲子則孝爲父則慈與人交則信乃所謂一是
故君臣之所爲雖不同同歸於是理故可望而知可述而
志可望而知者不言而喻也可[illegible]而志者可稱述而志之
於書也若上有深阻難測之意則雖言而未喻下有隱匿
不忠之情則雖言不可信況於志乎此君臣上下所以交

相疑惑欲同心於爲治難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言君臣之德皆一也其儀不忒亦言歸於無差忒也

長樂陳氏曰上以情待下故爲上可望而知下以情事上故爲下可述而志謂之望而知者望其趨舍而足以知其情也謂之述而志者述其功業而足以志其情也爲上可望而知則君之於臣無可疑之行故君不見疑於其臣爲下可述而志則臣之於君無可惑之事故臣不見惑於其君鄭氏以吉爲告蓋伊尹告湯之辭以爲伊尹之與湯皆有一德而無異情君臣有一德此君所以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也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則亦一德之意也

馬氏曰爲上可望而知者蓋上以誠而接下爲下可述而志者蓋下以誠而事上上以使下下以事上皆以誠則君臣之間有同而無異故君不疑於其臣臣不惑於其君而

其德一也

山陰陸氏曰可望而知言表裏如一可述而志言先後如一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鄭氏曰章明也癉病也難知有姦心也淫貪侈也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儀當爲義言臣義事則行也重猶尚也援猶引也引君所不及謂必使其君如堯舜煩所不知謂必使其知慮如聖人也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癉病也此君使民惑之詩匪非也卬勞也言臣不止於

恭敬其職唯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

孔氏曰此明君臣各以情相示則各得其所有善以賞章明之有惡以刑癉病之引詩小雅小明刺幽王之詩證民情不貳爲正直之行君上多疑貳則百姓疑惑下懷欺詐則在上治之勞苦也不重辭不尚虛辭也臣下不援引其君行所不能及之事不煩亂君所不知之事則君不勞苦上帝板板大雅刺厲王之詩匪其止共小雅巧言刺幽王之詩也

藍田呂氏曰合於理則爲善不合於理則爲惡明之斯好之矣癉之斯惡之矣善居其厚惡居其薄此所以示民厚也好善惡惡則民一歸於理義此民情所以不貳也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此言居位者惟正直是好則所好出於理義民德所以壹也此篇之首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又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此文云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反覆言此者蓋君臣上下之際苟非同心同德一歸於理義則上下睽乖欲政行而事治未之有也故極言上之好惡言行所以示其下者一德而已章好者明吾所好唯禮義而已非他好也慎惡者慎吾所惡唯非理非義而已非他惡也所好未必理義則君好可疑欲以化民成俗難矣所惡未必非理非義則君惡可疑欲民之不淫難矣使民惑上之好惡而莫知所從非所以示民也臣之事上非禮不行故曰儀行所行一出於禮義非有隱匿詐僞之情故曰不重辭不重辭者理直而不必多言以自解之也以君之力所不能及而援其君則君難從以君之智所不能知而煩其君則君難聽徒爲難從難聽勞其君而無益非所以事君也上帝

板板下民卒癉板板反也上帝以況王者也王者反覆二三其德則民莫知所從而病矣此證上人疑則百姓惑也匪其止共惟王之卬卬病也爲臣者事君不止於恭敬而援其所不及使君病其不能煩其所不知使君病其不知此證下難知則君長勞也

長樂陳氏曰惟民生厚則性之本未嘗不善也因物有遷而習於惡則惡者其僞也有國者知民性之有善而移於所習然後爲惡故爲善則章之使民知善之可爲爲惡則癉之使民知惡之可避以示民有生厚之善則民致一於善而歸厚矣是以民情不貳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則章善之謂也疑則不明矣上之人明道以示民然後民知所視效今則疑而不明民何所視效乎此百姓以之惑難知則隱矣下之人竭情事上而無隱然後君逸於聽察今則隱而難知君安能逸於聽察乎此君所以勞也

嚴陵方氏曰章善而著之惡者恥其不若則惡者病矣夫不待刑罰而能使惡者知恥則爲上者之用心厚矣則民其有攜貳之情乎示民不以信則爲上之人可疑而百姓其有不惑乎事君不以忠則爲下之人難知君長其有不勞乎章其所好之善故足以示民而成俗慎其所惡之惡故足以御民而不淫若是則上無可疑而民不惑矣臣有可儀之行而所重者不在乎辭君之所及者道而所不及者事故於所不及者則不援之使及君之所知者本而所不知者末於所不知者則不煩之使知若是則下無難知君一不勞矣

馬氏曰好是正直者章善之謂也君德之不一故曰上人疑上人疑則非所謂可望而知也故百姓惑臣德之不一

故曰下難知下難知則非所謂可述而志也故君長勞主道利宣不利周利明不利幽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吾之所好在善而遷善以成俗愼惡以禦民之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吾之所惡在惡而淫僻之行有所不敢爲故民不惑矣臣儀行言當其義而行不重辭者不以浮華之辭爲尚蓋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也石林葉氏曰善者蔽惡者進則民疑故有國以示民厚者異於此上以誠示人則百姓雖賤可以無惑下以姦罔上則君長雖尊亦必至於勞示之以好惡而使知禁則民無惑矣以行爲法而不重辭則君不勞矣

盧陵胡氏曰上懷疑則民惑於好惡下不易知則君勞於聽察故君當明好惡以示民臣不可強君以所難知難行之事鄭謂不援所不及不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謂堯舜爲不可及不可也謂不必使其君如堯舜亦不可也鄭氏誤矣

黃氏曰臣儀行不重辭君上能章好愼惡則臣下儀象其上崇貴德行而不重辭華也不援其所不及者謂賢者在位皆守廉讓不貪祿競位無躁求之義也不煩其所不知者謂各司其職而思不出其位之義也臣下如此則君上不勞而治矣

山陰陸氏曰行不重辭禮辭而已禮辭臣之儀也即應固辭固辭然後爲義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鄭氏曰言政教所以明賞罰康康叔也作誥康誥甫刑皆
尚書篇名也播猶施也不衍字迪道也言施刑之道
孔氏曰此一篇明慎賞罰之事賞罰不中則勸懲失所君
上不可輕褻之周公作誥告康叔云女所施刑罰必敬而
明之甫刑穆王戒羣臣言所爲監者皆是伯夷布刑之道
引之者證重刑之義 皇氏曰言在上政令所以不行教
化所以不成者祇由君上爵祿加於小人不足勸人爲善
刑罰加於無罪之人不足恥其爲惡賞罰失所故政不行
教不成也
藍田呂氏曰爵祿不足勸善刑罰不足恥小人此之謂褻
刑輕爵失君人之道矣上言好惡此言爵祿刑罰蓋好惡
本諸心爵祿刑罰施於政心術不正則政刑從之不可不
慎也敬明乃罰播刑之不迪言用罰不可不敬施刑不可

不循其道也
馬氏曰政教者爵祿刑罰之本爵祿刑罰者政教之一端
政已行教已成則期命辨說之已久天下曉然知善惡之
所在故加之爵祿曉然知善之可勉加之刑罰曉然知惡
之可恥世衰道微政教不立雖加以爵賞而不足勸加以
刑罰而不足恥蓋不知善惡之所在故也當此之時爲上
者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當以政教先之也敬明乃罰言先
敬明其德而後乃罰之賞罰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之
也古人有之故三代之賞罰未嘗廢非所以先之故九變
而後賞罰可言
長樂陳氏曰政之不行教之不成則上失其本而區區於
爵祿刑罰之末則人將有不從者矣故雖爵祿之榮人情
所甚欲也且不足以勸其爲善刑罰之威人情所甚惡也

且不足以恥其爲惡爵祿不足勸則輕爵以予人猶無益也故上不可以輕爵刑罰不足恥則褻刑以加物猶不足禁也故上不可以褻刑敬明乃罰者敬以致其謹明以致其察則不可褻刑之意也播刑之不迪書以爲播刑之迪迪之爲言道也先王之於人道之而弗率然後加刑焉是則用刑也者必不在於政之行教之成也政不行教不成而褻刑則所謂播刑之不迪

石林葉氏曰政以養民者也教以率民者也養之備教之詳然後爵祿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則民孰不勸且恥乎不先於教民勸且恥則刑之用也褻爵之用也輕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四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鄭氏曰邇近也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之比私相親也民之道言民循從也圖亦謀也言凡謀之當各於其黨於其黨知其過審也邇臣不疾疾猶非也葉公楚縣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小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爲也嬖御人愛妾也疾亦非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爲

大夫卿士

孔氏曰此一節明臣無大小皆須恭敬謹慎人君無以小臣而謀大事也大臣離貳不與上親政教煩苛百姓不寧是臣不忠於君君不敬於臣所以致然由君與臣富貴已過極也大臣不肯爲君理治職事由邇臣與上相親比也君無與小臣而謀大臣之事無以遠臣共言近臣之事無以內臣共謀外臣之事所以然者小大之臣意殊遠近之臣不同恐各爲朋黨彼此交爭轉相陷害故不圖謀若能如此則內外情通小大意合大臣不怨恨於君也近臣不爲人所非毀遠臣不被障蔽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大臣不信而小臣之比國之大患也傳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以大臣之任國之休戚繫焉用之斯信之矣不信之斯黜之矣未有居其位而不信之者也大臣不親民疑於所任百姓所以不寧蓋由臣之忠不足於君則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貴之而無信任之意猶犬馬畜之而弗敬也事至於此必有邇臣嬖寵奪大臣之柄而不得治其事故曰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表者民所望也道者民所從也大臣尊嚴國之政令存焉民之所望以爲表不敬則國命輕矣邇臣寵昵君之好惡繫焉民之所從以爲道不慎則風俗壞矣使小臣謀大臣則大臣怨乎不以使遠臣間近臣則近臣疾其君使內之寵臣圖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之賢蔽而不聞三者任君之大害也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之爲大夫卿士謂莊士之爲大夫卿士者也陸氏曰經曰毋以小謀亂大作毋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

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或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善援能諒君子之事過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爲心小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察而輕信是以大道每墮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多由於此唐陸贄

長樂陳氏曰大臣者王者股肱心膂之任相與圖惟天下而百姓賴之以寧也是大臣者職宜親於王今則不親將誰與治民哉故百姓不寧大臣所以正遹臣者也大臣不治其事而遹臣將以便辟側媚之行比於君矣大臣則道之隆德之駿王所尊而隆之也故言敬中庸言敬大臣則不眩是矣遹臣則居王之左右前後者欲擇正人而已故言謹書言言謹簡乃僚是矣敬大臣者爲其有司尊之實下之人所視而效也故謂之民之表詩言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矣謹遹臣者謂其正朝廷以正萬民而下之人所從而由也故謂之民之道書言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至乎下民祇若萬邦咸休者是矣若大臣則權重也權重常見謀於小臣矣小臣之謀得行則大臣退故大臣怨君毋以小謀大則大臣不怨矣近臣則所親而任親而任則常見言於遠臣矣遠臣之言或聽則近臣疎故遹臣疾君毋以遠言近則遹臣不疾矣外臣則遠於王也遠於王則易爲內臣之所圖矣內臣之圖得用則外臣之功業不上達於王故遠臣蔽君毋以內圖外則遠臣不蔽矣謀者名實未審從而謀之圖如圖土地之圖合內外遠近而周圖之小臣之於大臣勢不足以圖之也其所以擠陷之者謀而已若內臣之於外臣則謀非不足用也勢足以圖之而已故於

小大言謀內外言圖怨生乎心疾作於外疾不如怨之深也故於大臣言怨邇臣言疾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臣之謀敗大臣之作所謂毋以小謀大也毋以嬖御之人而疾端莊之后毋以嬖御之士而疾端莊之士與夫大夫卿士

邇

親於上故百姓不寧居於下其所由嚴陵方氏曰大臣不親者忠敬不足富貴已過也不親事則事弊而不治大臣不治而邇臣亦相帥而為阿黨之比矣夫大臣者君之所尊故待之不可不敬邇臣者君之所親故擇之不可不慎毋以小謀大則大臣得以盡道而不怨毋以遠言近則邇臣得以盡法而不疾毋以內圖外則遠臣得以盡才而不蔽馬氏曰大者對小之辭而大臣者處於遠邇之間邇者對遠之辭而邇臣者處於小大之間民之表者以言人之所

資以為正也民之道者以言民之所由而有以致其親也大臣不可不敬邇臣不可不慎而御之者不可無其法毋以小謀大以下皆御臣之法也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蓋佞說之言易以聽忠直之言難以入故也

石林葉氏曰大臣則牧伯也其與之計議未定亦不可以小謀敗之近臣則四輔三公也其與之論道而有為亦不可以遠言間之外臣則諸侯也其與之同守天下以經理邦國亦不可以內寵圖之蓋任賢不貳則賢者得以盡其效故大臣不敗謀則無怨於心近臣之言無間則不敢非其上外臣之議得以自通則不蔽於下與智者謀之而不與智者議之是以嬖御之臣疾莊后也昵佞臣而惡用莊謹之卿士是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也蓋小謀敗大作則不足以尊

賢嬖御人疾后則不足以治家嬖御士疾大夫卿士則不足以治國此葉公所遺於後世也

山陰陸氏曰此顧命大夫卿士之辭也故其卒篇稱大夫卿士云變夫人言后其流蓋及上也顧命如此忠教之至也蓋是時徐楚亦僭稱后

子曰大臣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鄭氏曰親失其所當親也教煩由信賤也賤者無壹德也詩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克能也由用也

孔氏曰此節明君不信用人也在上不親任其所賢有德之人而信用其所賤無德者則民效於上失其所當親唯親羣小政教所以煩亂也所引詩小雅正月刺幽王之篇君陳尚書篇引之者證不親其所賢也

藍田呂氏曰王公之用人將與共天位治天職也師其不及而友其所等夷有不如己然後使之故位尊而德優德優而身佚賢者既疎不省又不足親此所以親失所貴者而疑所賤者又不足任也此教所以煩蓋知賢而不親知可賤而信之德所以不進治所以不成也孟子曰今之諸侯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故地削德齊莫能相尚也詩君陳皆言得賢而不能親之信之也

嚴陵方氏曰上失其所親信而民之化之亦然雖教之亦有所不勝祇所以爲煩而已

馬氏曰大人者以位言之也夫有天下國家者未嘗不欲親其所賢而賢未必親未嘗不欲疎其所賤而賤未必不

信葉公之戒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者凡以此也言賢則知賢者有可貴之德也上失其親則下亦失其親雖區區於教令之煩民未必從之蓋其令反其所好則民未有從之者也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焉其好之心可謂篤疾及其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既已得我而反不我用至於君陳所言其理亦猶此也

長樂陳氏曰賢所以輔治宜親不宜疎賤所以執役宜遠不宜信大臣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則小人獲進矣夫賢者非特上之所親而亦下之所親也大人不親所賢則民將失其所親也故民是以親失教有常典順之則簡而治拂之則繁而亂用賤者以爲教則逆其常矣故教是以

煩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者幽王惑於小人其求君子則如恐失之及其得之也則執我仇仇如死偶然且不任其力也豈非不親所賢而信其所賤之意乎君陳亦此意也

山陰陸氏曰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今如此雖欲不煩得乎然則信其所賤務徧知物也此詩蓋以伐柯自喻

子曰小人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閑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

辟不可以遄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鄭氏曰皆在其所褻也言人不溺於所敬者溺謂覆沒不能自理出也水近人故或泳之游之褻慢而無戒心以取溺焉德易狎言人初時學其近者則狎之至於先王大道則遂扞格不入迷惑如溺矣費猶惠也言口多空言煩數也過言一出駟馬不能及不可悔也口舌所覆亦如溺矣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卒難告喻人君敬慎以臨之則可若陵虐而慢之分崩怨叛君無所尊亦如溺矣故君子不可不慎者慎所可褻乃不溺矣越之爲言墜也覆敗也言無自顛墜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間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爲政亦當以己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允命允當爲說傳說作書以命高宗亦尚書篇名也羞猶辱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惟甲胄起兵當慎軍旅之事違猶辟也遠避也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爲先忠信爲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

孔氏曰此一節戒慎言之事也口費而煩謂口惠不難失在煩數必爲物所憾所以有禍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不可妄以與人惟干戈當自省己身不可妄以害人

藍田呂氏曰小人謂民也君子謂士大夫也大人謂王公也凡人所以覆沒於患禍不能以自出者皆在其易而褻之也水至柔之物民狎而玩之則雖巨川深淵而不戒此取溺之道也德易狎而難親者謂水之德也先儒乃以是

德爲人之德謂有德者亦如水然易狎難親豈德之謂耶方論溺水溺口溺民三者之別無庸以有德廁其間也與人交際不能無言古之君子辭達而已不廢而煩於已則廢於人則煩不能無過過言之甚至於害德喪身以覆邦家易出而不可悔非口之溺人乎民至愚至賤乃知賤者貴者之所易也惟愚也故閉於心而不可以理喻唯賤也故有鄙心多怨而無恥爲王公者慢而不敬則輕身輕上無所不至此民之所以溺人也三者之端不可不慎也引太甲言爲政者如虞人射禽張機省括眞而後發有是心也安有溺於民之患哉允命言庶政不可不慎也太甲言禍患之溺莫非自取也尹吉言君以忠信有終皆君所自致也此經引書爲證與書文小不同義無所害

嚴陵方氏曰小人以分言則在下故以溺於水爲戒君子以德言則在身故以溺於口爲戒大人以位言則在上故以溺於民爲戒言易出而難悔亦猶水之就下莫之能禦也民之爲俗可敬不可慢亦猶水之攻堅莫之能先也民可近不可下若水之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然兼言大人小人此統言君子者蓋君子則上下之通稱

馬氏曰水者小人資之以爲利故小人溺於水口者君子資之以爲利故君子溺於口民者大人資之以爲治故大人溺於民此皆在其所襲也蓋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蔽於所襲而不知加慎以爲慮此其所以至於沒溺而不知悟也水近於人而溺人所謂水性懦人狎而翫之以至於死爲德易狎而難親此釋水近於人而溺人之意也水之爲性則有剛柔之德外陰而能柔故易以狎內陽而能剛故難以親蔽於易狎以爲常不知難以親之

爲慮此小人所以至於溺也費者言其無實煩者言其無節言之非艱故易以出斯言之玷不可磨故難以悔蔽於易出以爲常而不知難悔以爲慮此君子所以至於溺也民之厚貌深情而機詐之心藏於內故曰閒於人而有鄙心雖然亦在上之人御之而已故可敬不可慢敬者御之之道也書曰予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不能莊以涖之而乃慢易以犯之此大人所以至於溺也終之以書之辭者有以見其戒愼之至也衣服者所以命有德不可以命非其人故惟衣裳在笥笥者言藏之而不輕於與人也干戈所以討有罪不可以伐非其罪故惟干戈省厥躬者言當怒之以己然後可以責諸人也甲胄所以自衛干戈所以敵物天作孽則有可違之理蓋修德則可以消天變禍自己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

山陰陸氏曰閉則不能受人鄙故係吝怨毒難解天作孽可違也不言猶決辭也凡記引經以字易字或增或損不無意也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

鄭氏曰先正先君長也誰能秉國成傷今無此人也成邦之人成也誰能秉行之不自以所爲者正盡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雅書作牙假借字也君牙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資當爲至齊魯之語也祈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

民又怨天言民恒多怨爲其君難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民相須養人之道不可不慎也詩人稱昔吾之有先君正長其教令之言分明且清潔國家所以安也都邑所以成也庶人所以生也此逸詩也
藍田呂氏曰天生人物流形雖異同一氣耳人者合一氣以爲體本無物我之別故孺子將入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自外鑠也天下無一物非我故天下無一物不愛我體或傷心則憯怛理之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人而不仁非無是心喪是心爾故大人自任以天下之重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己推而納之溝中豈勉強之所能爲也爲人君止於仁則君人者之於是也舍仁曷以哉心體之說姑以爲譬若求之實理則非譬也體完則心說猶有民則有君也體傷則心憯猶民病則君憂也所以安危存亡者亦然可不慎乎所引詩與節南山之詩有異蓋逸詩也此言君不正百姓所以勞也引君雅言天之寒暑小民且怨況君之政教乎
嚴陵方氏曰民以君爲心者言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爲體者言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乎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前經言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君好之民必欲之之謂也荀子曰君舟也庶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君以民存亦以民亡之謂也
長樂陳氏曰體從心者也民從君者也故上臨之以莊則下亦舒矣上臨之以肅則下亦敬矣心以體率心不在焉則視而弗見聽而弗聞豈非心好之身必安之之謂乎君所以率民者也君好仁則下莫不仁君好義則下莫不義

一苟君不爲之則民無從焉體衛心者也體全則心與之全體傷則心與之傷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民從君者也民歸之然後可以君天下民去之則亦不能以獨君矣故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觀此則治民者可不謹其所以懷來之道乎昔吾有先正則居人上者其言明且清則人可得而法也爲人上謂之先正以其正身而後正天下故也唯能正身以率之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幽王不然權移於下故詩人傷之則曰誰能秉國成不能秉國成則政出多門而不自爲政矣政多門則多事多事則百姓所以勞此幽王不明所以懷來之道也天之於民厚矣而寒暑之過正雨暘之失中民猶怨咨則爲上者可不敬乎

馬氏曰民非后罔事故民以君爲心后非民罔使故君以民爲體心者體之主而體則從心者也故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也君者民之心而民則從君者也故君好之民必欲之體雖以心爲主而心亦有待乎體故心以體全亦以體傷民雖以君爲主而君亦有待於民故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其言明且清者言教令之善也古之處於人之上者必先正於己然後教令可以善於天下而其效至於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其盛至於如此也及其後世處人上者反此力小而任重知小而謀大不能秉國之成法不知以得爲在民失爲在己而富國有求於百姓則怨之者多故曰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此不知以民爲體之意也

石林葉氏曰天下之勢猶身故以君民喻心體言休戚同也四肢逸則心休百姓逸則君寧未有肢體傷而心猶全

者故漢武詔曰君者心也民猶肢體肢體傷則心憯怛
山陰陸氏曰此引節南山之詩也其上句蓋逸詩併引之
爾猶下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
凶併引二爻蓋古人之引經取足於義不問其辭之彼我
有如此者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
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
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鄭氏曰類謂比式物謂事驗也格舊法也質猶少也多志
謂博交汎愛人也精知孰慮於衆言自由也師庶皆衆也
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
政教當由一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下之事上當守其一言必須有徵驗行
必須有法式言行不妄守死善道名志俱善欲奪不可也
質而守之親之略而行之皆謂聞見雖多執守簡要也引
君陳成王戒君陳之言引詩曹風鳲鳩之篇言善人君子
威儀齊一證爲政須齊一也
藍田呂氏曰自此以下言下事上之義身正言信所謂欲
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誠其意義壹行類所謂同
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故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
同言有物行有格此謂法度存焉有物則無失實之信有
格則無踰矩之行如是者人歸於一而不可變也生乎由
是死乎由是故志也名也不可得而奪也義重於生舍生
而取義則不義之名君子所不受也多聞所聞欲博也多
志多見而識之者質正也不敢信已質衆人之所同然後

用之者也守之者服膺而勿失者也親之者問學不厭者也由多聞多知而得之又當精思以求其至約而行之故曰精知略而行之略約也此皆義壹行類之道也君子之學必致一不致一則二三二三則異端之言交入而無間卒不能以自立也一者何理義而已何由知其理義以吾之所同然而已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此言當謀之於衆取其同然也淑人君子其儀一也此言君子之行卒歸於一也

長樂陳氏曰下之事上以身爲本而信以成之也身正然後無好異之行是以行有類言信然後有不可移之義是以義主於壹身不正則動皆反常矣其形於可見之行者斯無類言不信則德二三矣則見於事君之義斯不一行無類則非所謂行有格也志者言行之所由出名者言行之

之所自成言有物行有格則志之所守者堅而名之所成者著非以死則不可奪名也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者成王戒君陳以政之廢興而安危治亂之所係故出入之際當以衆智而虞度之庶言雖同又當繹其是非也言此者所以明行之有格也

嚴陵方氏曰身不正故義不壹言不信故行無類不壹謂不能專於其身也無類謂無以副於其言也有物則有其實有格則有所至

山陰陸氏曰不壹無以統之無類無應之者格至也非先王之法言無物非先王之德行無至若東晉崇尚玄虛學士大夫議論高於踐履此志之所以喪而名敗也多聞質而守之所謂守之以約是也多志或失之踈故質而親之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孔子曰再斯可矣所謂略而行之是

也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不言則繹不嫌不繹也據上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而行之廬陵胡氏曰言有物猶仁人不過乎物之物格至道也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志者終身所尚故生不奪志名欲立於後世故死不奪名言名志俱善馬氏曰聞之詳不若志之詳志之猶言紀也聞之志之則言有所擇而言無所妄此言有物也知之則可以行知之已精而又略而行之則行有所擇而行無所妄此行有格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鄭氏曰正當爲匹匹謂知識朋友鄉方喻輩類也小人徼利其友無常也邇近也仇匹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其朋匹之事以下云君子好仇故知正爲匹也君子所親朋友及所惡之人皆有輩類故善者與之交不以榮枯爲異不善者則憎惡之言有常也好惡有定可望貌而知故近不惑而遠不疑也引周南關雎之篇詩云窈窕淑女此斷章云以好人爲匹也

藍田呂氏曰鄉人皆好之未可也鄉人皆惡之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善者好之由君子所好者善也不善者惡之由君子所惡者不善也君子之好不可以非其人故曰朋友有鄉所惡不可以及善人故曰其惡有方蓋君子所好者皆正小人所惡亦皆正故曰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好惡既明亦歸於一此遠邇所以不疑惑也詩云君子好仇仇匹也其匹者皆好也先儒以好其正毒其正皆當爲匹恐只作正字亦可

長樂陳氏曰君子周而不比其取友也必端故言能好其正小人比而不周其交也皆其類而已故毒其正蓋君子小人道相異也故君子好之而小人毒之鄉也方也皆言其所聚善惡各以類而善不同於惡惡不同於善故能成其信是以朋友之通於我者信我之深而不惑其遠於我者亦信之而不疑矣通者不惑儒行所謂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也遠者不疑儒行所謂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

心

嚴陵方氏曰君子非特其身正而已於正人又能好而與之小人非特身不正而已於正人又且毒而害之此君子小人好惡之辨也朋友有鄉其惡有方者以言取舍之有常也

馬氏曰君子之朋友有鄉所謂直也諒也多聞也其惡有方所謂便辟也善柔也便佞也朋友有鄉君子所以致其好也其惡有方君子所以致其惡也

山陰陸氏曰正正己者也讀如字朋友亦是矣通者不惑而遠者不疑言其好惡有常遠近信之

廬陵胡氏曰君子正直是與故好之小人惡直醜正故毒之故曰君子居必擇鄉遊必擇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鄭氏曰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言此近徼利也攸所也言朋友以禮儀相攝正不以貧富貴賤之利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交友之道唯善是仇以威儀相攝佐也以賢而貧賤則輕絕之是好賢不堅惡而富貴則重絕之

是惡惡不著也如此者是貪利之人所引詩大雅既醉美文王之篇太平之詩於時朋友羣臣所以禮義相攝佐之時以威儀也言不以富貴貧賤而求利者

藍田呂氏曰此章又申言前章好惡不可不明也以爲可賢而重絶則不當有富貴貧賤之異矣均可絶也富貴未絶貧賤者先絶則惡惡不著均未可絶也貧賤者先絶富貴者未絶則好賢不堅推是心也謂之不利於富貴則不可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以禮義相正豈以貧賤富貴易其心哉

長樂陳氏曰貧賤者人之所易絶於其所易絶者而不絶然後爲好賢之堅富貴者人之所難絶於其所難絶而絶之然後爲惡惡之著也凡以有其實者無不顯后妃恭儉節用服女功而無厭怠故能化天下以婦道所謂有實而顯之意也

嚴陵方氏曰可友者以其賢可絶者以其惡然賢者不必富貴惡者不必貧賤苟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勢利之交而已

馬氏曰貧賤富貴皆出於天而君子之交蓋不論此賢者宜富貴而富貴者未必賢惡者宜貧賤而貧賤者未必皆惡於貴賤輕有以絶之而不在於道

山陰陸氏曰相好仁也相攝義也相好主內君子好仇是也相攝主外攝以威儀是也夫唯相攝主義是故不重絶富貴不輕絶貧賤

廬陵胡氏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乃不能輕絶貧賤不重絶富貴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鄭氏曰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爲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黍稷

邪辟之物是爲不歸於德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

孔氏曰此一節明君子唯德是與不自留意於此

等之人也所引詩小雅鹿鳴之篇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君子所好既不容私亦不欲人之私

好於我也私惠於民我不足以歸德知其不足以歸德君

子亦不受也故曰君子不自留焉引詩言受人之好以示

我至公而不比故也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周則偏偏則

公比則有所附有所附則私

馬氏曰有忠信之德然後將之以惠禮也苟無忠信之德

而行之故君子不自留焉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

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鄭氏曰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見其軾謂載也敝敗衣

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射厭也言采葛爲衣服之無厭言

不虛也

孔氏曰此明人言行必慎其所終也所引詩周南葛覃之

篇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有是物必有是事有是事乃無是物

不可虛也故君子之學自本及末無非其實亦由致一而

不二故可久而無窮也登車而有所禮則式式憑式有式

則有車無車則何所憑而式之乎衣之久必敝有衣然後

可敝無衣則何敝之有言必有聲行必有成亦猶是也蓋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服之無射言實有是服乃可久

服而無厭也

馬氏曰言有實於此有以徵於彼而君子不可以無其實也

山陰陸氏曰軾言前敾計後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鄭氏曰從猶隨也寡當爲顧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謂以行爲驗虛言無益於善也玷缺也言圭之缺尚可磨而平之言之缺無如之何允信也展誠也奭召公名尚書篇名古文周田觀文王爲割申勸寧王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重言行之事言在於先而後隨以行之則言須實行在於前言隨於後則行須實言行皆不可虛飾也君子言行相副則人於美惡大小不得增減皆驗於行也引詩大雅抑之篇刺厲王詩也小雅車攻之篇美宣王之詩也引詩大雅抑之篇刺厲王詩也小雅車攻之篇美宣君奭之辭皆證言當信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又申言前義言行皆不可無實也飾言而言者所言非信故不可行飾行而行者所行必僞故不可行莊生之言非不善也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言之飾也五霸假仁義而行非不美也而後世無傳焉此行之飾也故君子言顧行行顧言而已不可失吾信使民之稱美惡不敢有所大小而失其實也言之不信所謂玷也允

矣君子展也大成言君子非信則不成也君奭言文王有誠信之德爲天所命況於人乎

嚴陵方氏曰前經曰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亦此之意論語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蓋寡言以成其信之謂要譽飾非皆言之所爲也唯君子寡言以化之故民不得如此

馬氏曰不飾者不可以文飾之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危行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危言言行之不相違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言易以出故寡言行難以成故敏行蓋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有其實也在上有其實則在下者亦以其實應美者人之所欲美之小則有所不敢大惡者人之所不欲惡之大則有所不敢小此不敢誣其善惡之名也

長樂陳氏曰言之多則易失於不信君子尚乎實行故寡言而行則以成其信有實而不誣也實之所在故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白圭之玷尚可磨而至於斯言之玷則不可磨者所謂不可飾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允所謂有君子之道展所謂有大成之業夫宣王之能復古者爲其有道業之實故也

山陰陸氏曰寡謂如字言之必踐之是以寡民雖欲虛美隱惡不得也所謂周田虞芮質厥成是也先儒謂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故曰其集大命于厥躬然則周田釋書所謂割割棄也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是之謂割或作厥亂勸寧主德厥亂虞芮是也且經以結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於是爲至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

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

鄭氏曰恒常也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告猶猶道也言褻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惡德無恒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無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爲正言放傚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純或爲煩羞猶辱也偵問也問正於人爲偵婦人從人者也以問正爲常德是亦無恒之人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爲人須有恒也南人殷掌卜之官龜筮猶不能得知無恒之人而況於凡人乎引詩小雅小旻之篇刺幽王數誣卜筮引兌命尚書傅說告高宗之辭言惡德之人主掌祭祀其事則煩事煩則致亂也又引恒卦九三六五爻辭皆證無恒德也

藍田呂氏曰德歸於一則有恒二三則無恒人之趨嚮不知其所安雖鬼神龜筮之靈醫工色脈之妙猶不可測況人情之近其可測之乎論語記孔子之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占而已矣而此云不可以爲卜筮其文少異蓋巫醫卜筮其事類也爲作皆謂求而問之也巫之禱卜筮之占皆求諸鬼神鬼神之理至虛而善應齊戒潔誠虛心以求之猶有不應將以二三不定之私意瀆而求之其可得乎醫之治疾必察其好惡原其哀樂喜怒則知疾之所由生苟用心而無恒

又安得而求之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所謂瀆則不告此篇所引說命之文與書殊不同疑此篇誤當以書爲正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言煩黷非事神之道也或承之羞言無恒之人動則取羞辱況卜筮乎此篇又引六五爻辭與此篇義不類恐亦衍文鄭氏又解恒其德貞爲恒其德偵云問正爲偵在婦人爲恒德男子亦爲無恒義必不然

馬氏曰語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巫醫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記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言卜筮不可占無恒之人以龜筮之靈猶不能知則其於人也亦末如之何也已或曰巫醫卜筮職之賤者也職之賤而其德亦不可以無其恒然以文考之則曰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又曰不占而已則知卜筮者不能占無恒之人巫醫者不能治無恒之人而或者之言難於必取兌命曰爵罔及惡德惟其賢以文考之則不合婦人德不可以無恒所謂無攸遂在中饋吉夫子以知幸人其德不可以無變所謂婦人之德從一而終夫子制義從婦而凶與此合也

山陰陸氏曰民立而正讀如政民立而正事純即書所謂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而祭祀是爲不敬即書所謂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所謂善矣然祭祀爲不敬則事煩不能不亂事神難矣事煩讀如事神之事雖然恒其德矣不知化而趨變是亦凶而已矣故經合二以爲一昧者以今書易疑而難之是按圖以求馬也善相馬者若九方皐可也

奔喪第三十四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奔赴之禮此於別録屬喪服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此篇鄭云逸禮者對十七篇爲逸禮下文鄭註引逸奔喪禮謂不入於記者又比此奔喪篇爲逸二逸不同此篇兼天子諸侯然以士爲主故鄭下文註云未成服者素委貌是士之服也

嚴陵方氏曰昔曾參不離親一宿顧豈有奔喪之禮然四方男子所有事苟有事於四方安能免離親哉然則奔喪之事不幸而時亦有焉此先王所以作爲之禮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

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

鄭氏曰親父母也以哭荅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禮亦然也不以夜行雖有哀戚猶辟害也晝夜之分別於昏明哭則遂行者不爲位也言唯著異也侵晨冒昏彌益促也未得行謂以君命有爲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過國至竟哭感此念親也辟市朝爲驚衆也望其國竟哭斬衰者也自是哭且遂行

孔氏曰此篇總明奔五服之喪此一節論始聞奔喪及其國竟奔赴之節奉君命而使使事未了不可以己私喪廢公事故成服以俟君命有人代己則可行也案聘禮云行至他國竟上而誓衆使次介假道是國竟行禮之處去時親在今返親亡故過國至竟哀戚也凡聞父母之喪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不得爲位即奔之也若有君命未得奔喪者既聞而哭又爲位更哭也鄭註斬衰者其實母之齊衰亦然

嚴陵方氏曰古者吉行五十里今以凶變之遽故倍之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鄭氏曰括髮袒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成服者固自喪服降堂東即位已殯者位在下也襲襲服衣也不於又哭乃經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其未小斂而

至與在家同耳不散帶者不見尸柩凡拜賓者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次倚廬也又哭至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外堂括髮袒如始至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也雜記曰士三踊其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不以爲數三日三哭之明日也既哭成其喪服杖於序東孔氏曰此一節明父母之喪奔至於家哭及袒踊成服之節外自西階者曲禮云爲人子者外降不由阼階今父母新死未忍異於生也括髮袒者尋常親始喪則笄纚小斂畢乃括髮今喪已經日故不笄纚也此奔謂主人故親拜賓也鄭註素委貌謂士庶人若大夫已上則素弁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明知在路皆冠也士喪禮小斂訖降自西階即位故知殯畢位在下又士喪禮既小斂帶絰散麻三日乃絞垂今奔喪初至則絞帶與在家同耳不散帶者不見尸柩也知又哭三哭皆外堂括髮袒者約士喪禮小斂大斂主人皆外堂也

嚴陵方氏曰入門左與客入門而左之左同外自西階則未忍踐阼階而爲之主故也

山陰陸氏曰拜送禮也今送賓不言拜送略之也不言送于門外蓋于門內而已據不得奔喪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相者告就次次之處鄭氏謂倚廬誤矣即倚廬齊衰以下亦曰告就次何也猶括髮猶之言可以已也成踊言於是有數喪大記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奉尸夷于堂主人襲帶絰士喪禮亦云而此篇入門括髮袒降堂襲絰于序東絞帶於又哭括髮袒於三哭猶括髮袒三日成服此奔喪之禮也始至之日既襲絰絞帶可謂成服矣今曰三日成服則以明日括髮袒又明日猶括髮袒

雖成服也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鄭氏曰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麻亦絰帶也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凡袒者於位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位此麻乃袒變於爲父母也又哭三哭亦入門左中庭北面如始至時也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也於賓客以哀變爲敬骨肉哀則自哀矣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奔齊衰以下之喪主人待奔之人但在東階下不升堂故奔喪者在中庭北面繼主人也主人唯饋奠有事之時乃升堂若尋常常在堂下也鄭註於此言麻不至喪所無改服者父母之喪來至喪所乃改服襲絰帶齊衰以下亦至喪所乃免麻而改服今此至家乃稱麻明所奔雖輕喪無道路之上改服著麻也此經先云免麻乃云即位袒與上文父母喪先云括髮袒乃云襲絰異也故鄭云變於父母也禮以變爲敬若有客則拜賓成踊敬賓故變也今此奔者是骨肉不須爲變平常五屬入哭則與主人爲次重者前輕者後今奔喪者急哀但獨入哭不俟主人爲次序又哭三哭皆然若婦人奔喪與賓客同故下文婦人奔喪東壁即位與主人拾踊以婦人外成通他族故也然亦異於賓客故雜記云婦人奔喪入自闈門外自側階若女賓則喪大記云寄公夫人入自大門婦人入闈門者以奔夫屬不得同於女賓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
免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
鄭氏曰爲母於又哭而免輕於父也其他則同
孔氏曰此一經論奔母之喪節也此謂適子若庶子則亦
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喪服小記云又哭而免此文又哭不
括髮小記據在家小斂後此則從外奔喪至內其理雖同
其日則異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髮即位與主人
拾踊
鄭氏曰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也東階東面階也婦人入
者由闈門東髮髮於東序不髮於房變於在室者也去纚
大紒曰髮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
孔氏曰此婦人奔喪之禮也知入自闈門者雜記篇文闈

門謂東邊之門男子之免在東序故知婦人亦髮于東序
就掩映之處在堂上也男子則堂下也士喪禮云婦人髮
于室殯後室中是神之所處婦人在堂當髮于東房今此
奔喪故於東序耳鄭註士喪禮云髮之異於括髮者既去
纚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
嚴陵方氏曰婦人質弱不勝事故其禮略於男子拾踊與
拾投同義
山陰陸氏曰不言髮於某所以關貴賤案士喪禮婦人髮
于室而喪大記曰婦人髮帶麻于房中鄭氏謂蓋諸侯之
禮然則房中蓋東房也于室亦室之東東髮蓋在殯東又
少東也與主人拾踊外女子也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
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經絞帶哭成

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

鄭氏曰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哭於墓爲父母則袒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逾奔喪禮說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成服之朝爲四哭此謂既葬乃後歸至者也其未葬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也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於此乃言爲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

孔氏曰此一節論既葬之後奔父母之喪禮主人即位於墓左謂先在家者非謂適子也此奔喪者是適子故經云拜賓非適子則不拜賓也三日成服謂來奔喪後三日通奔日爲四日初至象始死爲一哭明日象小斂爲二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爲四哭成服明日象大斂爲三哭又明日朝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故爲五也於五哭後告事畢明是既葬已後朔望朝哭而已鄭恐一括髮是墓所故明之云入門時也云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謂及殯一括髮不及殯亦一括髮是異於父者其事同也

嚴陵方氏曰男子於墓左婦人於墓右所以辨陰陽之義入門而哭於母止於一括髮於父則不一焉此隆殺之別也

山陰陸氏曰主人之待之也正言主人著衆主人奔喪與

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相備也相備而言主人在前衆主人在後亦言之法鄭氏謂在家者也誤矣拜賓反位拜之不在其位吾方爲客重賓也據奔喪反位拜賓成踊告事畢者於此後非無事也之墓之事畢爾衆主人兄弟皆出門據此亦言所當奔者外喪也於五哭相者告事畢者成服前兩日朝莫哭成服之朝又一哭凡五哭奔喪成服奔喪之事畢故曰相者告事畢春秋傳曰歸父使于晉還自晉至墠聞君薨家遭壇帷哭君成踊何休謂臣爲君本服斬衰故成踊比二日朝莫哭踊三日朝哭踊莫不復哭踊去事之殺也然則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亦事畢也而不言則喪尚新未忍言也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鄭氏曰齊衰之墓西面哭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也成踊襲不言袒言襲者容齊衰親者或袒可也爲又於又哭括髮而不袒此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字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葬後奔齊衰以下喪禮但齊以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日月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緦麻之喪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税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緦麻之喪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東即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賓謂主人代之拜賓成踊謂奔喪者於主人拜賓之時

而成踊凡言成踊每一節有三踊凡三節九踊乃謂之成也經文直言免麻于東方即位不稱袒而下云成踊襲下既稱襲則有袒理經若言袒恐齊衰以下皆袒故稱襲容有齊衰重爲之得襲也

嚴陵方氏曰奔父母之喪之墓而哭則北面齊衰以下則西面者蓋北方重陰以示哀之殺山陰陸氏曰齊衰奔喪上言袒不言襲此言襲不言袒相備也相備而先言袒後言襲亦言之法且上言袒先成踊袒在成踊之前此言襲後成踊襲在成踊之後亦言與主人踊遠之也據與主人拾踊且言與主人哭成踊則隨主人踊不拾主人之踊於又哭三哭言袒袒非衍字齊衰猶袒則大喪袒可知爲父於又哭括髮不言袒上下此義從可知也亦於齊衰以袒爲哀即父雖袒袒不足言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鄭氏曰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位位有鄭列之處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哭乃經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送賓後不言就次者當從其事不可以喪服廢公職也其在官亦告就次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

孔氏曰此一節明聞喪之日覆哭踊畢襲所袒禮乃爲位朝夕哭位也於此聞喪不得奔於所聞之處發喪成服之之衣著首絰絞帶之垂即東方之位也初聞喪象始死明日又哭象小斂時士喪禮云小斂乃絰云又哭謂當日之

中對初聞喪之哭爲又哭即加絰帶不於明日又哭者以赴者至踰其日節故也於五哭不云告事畢禮文略也鄭註在官謂官府館舍是賓所專有於其中作廬故禮畢亦告就次也

山陰陸氏曰乃爲位乃者難辭也著爲位於此不得已也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鄭氏曰東東即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遂除除於墓而歸無變於服自若時服也亦即位于墓左婦人墓右

孔氏曰此一節明除服之後奔父母喪節亦謂主人適子初在墓南北面哭成踊乃來就主人之位括髮袒絰如不及殯之時也主人亦謂在家者著平常吉服服除哀殺故不

踊也齊衰以下除服後奔喪唯著免麻哭罷即除

嚴陵方氏曰喪者之墓雖哭於家則不哭主人之待之也雖哭於墓而不踊且無變於服時已過禮亦爲之殺也

山陰陸氏曰上言成踊盡哀而此不言蓋賤之也著雖盡哀無及矣若曾參一夕不離親閔子退而致仕無是也其不言即位亦以此聞喪不得奔喪爲位君子猶難之今除喪而后歸何哉東括髮袒絰猶言東髽省文爾省文略之也遂除於家不哭著於路猶哭也齊衰以下所異者免麻變經言麻自齊衰以下非其至喪也據免絰于序東

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鄭氏曰謂無君事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已私未奔者也
唯父母之喪則不爲位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齊衰以下
更爲位而哭皆可行乃行三日五哭卒卒猶止也始聞喪
訖夕爲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
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爲急奔喪已私事
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
拜之家遠謂外喪也外喪緩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齋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齊衰以下不得往奔則於所聞之處爲
位及免絰成服之禮前文五哭皆數朝哭此三日爲五哭
者爲欲急奔喪以已之私事須營早了故三日而五哭止
也從上以來四處有五哭之文上兩處於五哭之下無拜
賓送賓之事下兩處五哭之文雖有拜賓送賓恐與上有
異故鄭云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總結於上也待齋謂

賵贈之物
山陰陸氏曰三日五哭卒即上所謂五哭言卒喪輕故也
大喪不言卒雖云去服之殺蓋亦嫌遽今在事畢之後容
成服矣而後賓至亦拜亦送也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即位而
哭
鄭氏曰奔喪哭親疏遠近之差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奔喪所至之處哭泣之禮案雜記云大
功望鄉而哭此云望門者雜記謂本齊衰者降服大功
嚴陵方氏曰以服有重輕之別故哭有遠近之差也言齊
衰望鄉而哭則斬衰不待望鄉而哭可知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
所識於野張帷凡爲位不奠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

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凡爲位者壹袒

鄭氏曰因五服聞喪而哭列人恩諸所當哭者也黨謂族類無服者也逾奔喪禮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一哭而已不踊言一哭而已則不爲位矣凡爲位不盡以其精神不在乎是也哭天子九至士三此謂臣聞君喪而未奔爲位而哭尊卑日數之差也士亦有屬吏賤不得君臣之名也大夫哭諸侯謂哭其舊君不敢拜賓辟爲主也諸臣在他國謂大夫士使於列國也與諸侯爲兄弟謂族親婚姻在異國者也凡爲位者一袒謂於禮正可爲位而哭也始聞喪哭而袒其明日則否父母之喪自若三袒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無服之親聞喪所哭之處檀弓云師曰哭諸寢與此異矣兄弟朋友與此同檀弓殷禮此周法也此哭父黨於廟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若無殯則在寢與此不同者異代禮也與諸侯爲兄弟註云族親昏姻者此謂與諸侯異姓之昏姻又在他國不與諸侯爲臣身又無服故暫爲位而哭若與諸侯同姓五服之內則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是也

橫渠張氏曰爲位者哭位也然亦有神位不眞者眞則久眞也在他所則難爲久眞喪禮則於殯常眞喪不剥眞爲其久設也脯醢之眞則易之　又曰爲位不眞謂之不祭則不可但恐不如喪眞以新易舊如此久設也

嚴陵方氏曰廟者神之所居有尊之道故哭父之黨於廟寢者人之所居有親之道故母妻之黨於寢師以道之尊而有別於父故於廟門外朋友以德之親而有別於母妻

故於寢門外所識則非親特與之相識而已故於野以示其遠焉

山陰陸氏曰凡喪親始死哭不以數則士明日朝莫哭又明日成服之朝哭所謂三哭者此歟大夫明日又明日朝莫哭又明日朝莫哭凡五哭諸侯朝莫哭如大夫又三日朝莫哭凡七哭於是殯天子朝莫哭如諸侯又四日朝哭凡九哭於是殯凡爲位者壹袒上所謂凡爲位即位袒成踊是也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

鄭氏曰從主人而踊拾踊也北面自外來便也主人墓在西面

孔氏曰此一節論哭所識者謂與死者相識今弔其家乃往墓統於主人故也雖相識輕亦爲之成踊主人先踊賓從之故云從也

山陰陸氏曰爲之成踊強也坐主人北面而踊從之而已不拾

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鄭氏曰父爲主與賓客爲禮宜使尊者也各主其喪各爲其妻子之喪爲主也袒則宗子主之親同謂父母沒如昆弟之喪宗子主之不同爲從父昆弟之喪

孔氏曰此一節論同居主喪之事父在父爲主言子有妻子喪則其父爲主父沒同居各主之當知父在同居則父生之也親同謂同三年暮同父母者若同父母喪者則推長子爲主若昆弟喪亦推長者爲主也親者主之謂親近

自主之也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鄭氏曰小功緦麻不稅者也雖不服猶免袒尚左手吉拜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小功以下既除喪之後始聞喪之節小功以下應除之後雖不稅本是五服之親初聞喪亦爲之變故免袒成踊也

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鄭氏曰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爲位矣也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逸奔喪禮曰無服袒免爲位者唯嫂與叔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孔氏曰此經論矣無服而爲位及弔服加麻也矣嫂與叔爲位并及族姑妹及婦人出嫁於人元是緦麻今降而無服亦當爲位矣之既無服又云麻故知弔服加麻也麻謂緦之經也爾雅釋親云婦人謂夫之兄爲兄公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爲位矣之然則弟婦於夫兄亦不能也兄公於弟妻不服者卑遠之也弟妻於兄公不服者尊絕之也鄭註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男子謂族伯叔族兄弟之等爲其族姑及姊妹既降無服其族姑姊妹爲族伯叔兄弟亦無服加麻是男之於女之於男皆無服而加麻故鄭云然也

嚴陵方氏曰檀弓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制之以義故無服本之以仁故爲位焉

山陰陸氏曰言及欲著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

禮曰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謂若爲其弔
從兄弟服則其姊妹以出嫁降而無服我猶弔服加麻也
凡奔喪有大夫至祖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鄭氏曰主人祖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己禮乃禮
尊者或曰大夫後至者拜之爲之成踊
孔氏曰此經論奔喪大夫士來弔待之節尊大夫故先祖
拜成踊而后襲士卑故先襲而后拜謂先成己禮乃拜之
也此謂兩士相敵兩大夫相敵亦然

問喪第三十五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問喪者以其記善問居喪之禮
所由也此於別録屬喪服
嚴陵方氏曰曲禮曰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以與
之鄰里故亦與之同哀戚也則問喪之禮鄰里其可以廢

乎此經云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即問之之事也故以
是名篇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
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
食之
鄭氏曰親父母也雞斯當爲笄纚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
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徒猶空也上衽深衣之裳前五藏
者腎在下肝在中肺在上舉三者之焦傷而心脾在其中
矣五家爲鄰五鄰爲里
孔氏曰此一節明初死三日以來居喪哭踊悲哀疾痛之
意笄謂骨笄纚謂繒髮也繒親始死去冠唯留笄纚士喪
禮云小斂括髮是死二日乃去笄纚也徒跣無屨而空跣
也扱上衽扱深衣前衽於帶以號踊履踐爲妨案深衣衽

當旁此云妨履踐故註爲裳前其實衽象小要屬裳處皆狹旁與在前俱得衽名但掩處當衽也交手謂交手拊心而爲哭也傷腎乾肝焦肺舉此三者五臟俱傷可知也不舉火者哀痛之甚情不在食也旁親以下食不可廢故鄰里爲糜粥以飲食之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

山陰陸氏曰扱上衽則以有辟踊之端焉交手哭捧心而哭發胷擊心在斂之後惻怛痛疾而精先傷魂次之魄又次之故曰傷腎乾肝焦肺傷傷而已乾於是爲甚乾猶可也焦又甚矣

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懘焉心絶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鄭氏曰悲哀在中變形於外言人情中外相應也故袒而踊之言聖人制法故使之然也爵踊足不絶地辟拊心也哀以送之謂葬時也迎其精神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而虞

也望望瞻望之貌也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神之來否求而無所得之至盡哀而止矣說反哭之義心悵焉至復反也說虞之義成壙而歸不入處室寢苫枕塊言親在外在土孝子不忍反室自安也服勤謂憂勞

孔氏曰爵踊似爵之跳其足不離於地如壞牆言將欲崩倒也汲汲促急之情皇皇意徬徨也人情之實言非詐僞假爲之是人情悲慕之實也

嚴陵方氏曰爵踊猶莊子所謂爵躍如壞牆然言其不可枝梧形者成之終精者生之始送之而往所以慎終迎之而反則念始之者也哀親之在外故不忍居於內哀親之在土故不忍寢於牀

山陰陸氏曰殷殷踊也田田懇惻也形者其精之委脫者也皇皇然無所向也若望望然汲汲然猶有所向特有所不逮爾故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先儒謂皇皇然意彷徨也誤矣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是之謂皇皇然初猶言若有求而弗得今其言如此亦言之序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徹幸復反所謂生事畢而鬼事始已也居於倚廬寢苫枕塊成壙而歸猶如此於是爲至矣奠泣無時若三奠五奠先王爲之節爾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哀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

鄭氏曰問者怪其遲也匍匐猶顛蹙或作扶服

孔氏曰記者假設問三日而后斂之意三日斂者以士言之則大斂也明大夫以上言之則小斂也

嚴陵方氏曰始死而未忍斂之者孝子之心存乎仁也三日而必斂之者聖人之禮制以義也

山陰陸氏曰言至情難奪如此雖聖人猶疑焉爲之斷決而後能爲之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胷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鄭氏曰問者怪冠衣之相爲也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爲褻尊服肉袒則著免免狀似冠而廣一寸將踊先袒將袒先免禿者偏者跛者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顧其所以不著各爲一爾擊胷傷心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而可或曰男女哭踊

孔氏曰此冠不居肉袒者謂心既悲哀肉袒形褻故不可褻其尊服而冠也若有吉事而內心肅敬則雖袒而著冠也故郊特牲云君袒而割牲是也

嚴陵方氏曰露肉體而袒衣故謂之肉袒冠則在首之上服也故以至尊言之免雖在首而非冠焉故以之代冠已亦見檀弓免焉解禿則頂無飾故不免免則頂露矣傴則形褻矣跛則足不正故不踊踊則足勞矣此皆禮之權也

山陰陸氏曰明堂位曰君肉袒迎牲于門今其言如此何也曰凡臣子爲尊者使令則袒雖冠不嫌也若喪而袒非

爲使令也所以動體安心下氣故不敢據此免而袒袒而踊反爲文矣蓋先王因其至痛惻怛爲之制禮及世衰道微情有不至雖免袒踊務爲如禮是禮之情果在此乎在彼乎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若莊周謂儒者以詩禮發冢殆不知此之過也

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鄭氏曰問者怪本所爲施也不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總者其免言免乃有總服也

孔氏曰不冠謂未冠童子之所服也童子不總此喪服正經之文言不爲族人著總服也唯當室之童乃爲族人著總服者其免也者疊出經文也言童子當室內爲父母著免乃有族人總服由於著免是所以總者由有免故也當室則免而杖又明童子得免所由以其孤兒黨室則得免而杖爲族人得著總也免是冠之流例

嚴陵方氏曰不總則不杖不杖則不免此童子之正也當室者雖童子亦總總則免而杖矣童子以幼故不服族人之總至當室雖未冠亦責以成人之備禮矣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之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鄭氏曰問杖者何怪其義各異也竹桐一也言所以杖者

義一也顧所用異爾問杖者以何爲怪所爲施也以杖扶病言得杖乃能起也父在不杖謂爲母喪也尊者在不杖辟尊者之處不杖有事不趨皆爲其感動使之憂戚也孔氏曰父是尊極故苴惡之物以爲杖自然苴惡之色唯有竹也母屈於父故用削杖雖削情同於父桐是同父之義故不用餘木也或解云竹節在外外陽之象故爲父矣桐節在內內陰之類故爲母也堂上是父之所在所以爲母堂上不敢杖也堂上不爲喪趨者示父以閒暇不促遽也

嚴陵方氏曰父在謂服母喪之時當父在之處也不杖則不敢以杖病之具感尊者之情故也堂上不趨見曲禮解堂上不趨非止喪禮示遽者特以喪爾夫事莫遽於喪而反以示不遽者以其近尊者之處不欲以喪容感之故特示其閒暇也

山陰陸氏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無時無朝夕也無數無三哭五哭也父在不敢杖尊者在故也顏回曰子在回何敢死近之矣此非故隆父殺母是人情之實禮義之經也野人曰父母何筭焉隆母如父是之謂野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四十四

服問第三十六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服問者以其善問以知有服而遭喪所變易之節此於別錄屬喪服

山陰陸氏曰退問在下著服多微辭奧旨問有不盡也據

問喪在上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

鄭氏曰皇君也諸侯妾子之妻爲其君姑齊衰與爲小君同舅不厭婦也從重而輕謂妻齊衰而夫從緦麻不降一等言非服差也從無服而有服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從有服而無服者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

之子不降也

孔氏曰此四條明從服輕重之異言傳曰者舊有成傳記者引之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謂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厭妾子不得爲母大功而妾子妻不稱諸侯存沒爲夫之母其夫練冠是輕也而妻爲舅是重故云從輕而重謂之皇姑者此妾既賤若唯云姑則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自明非女君而此婦所尊與女君同故云君始也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者謂公子之外祖父母也公子被厭不服己母之外家是無服也妻猶從公子而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從無服而有服也經唯云公子外兄弟知非公子姑之子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皆降一等夫爲姑之子緦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爲之有服故知公子之外祖父母也此等皆小功之服几小功者謂爲兄弟若祠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嚴陵方氏曰此一節即釋大傳服術有六之文也故稱傳曰以冠之

馬氏曰大傳從服有六而此言其四皆禮之可以變易者則服亦從而降殺之有從輕而重有從無服而有服者以其人情無所嫌而伸之也有從重而輕有從有服而無服者以其人情有所嫌而屈之也先王制服人情而已矣然而服術之六從服爲末而從服之中有至無服則雖禮之微者不可不辨

山陰陸氏曰公子之妻爲其皇姑謂之皇姑著死而後稱姑避小君也先儒謂春秋之義妾母稱夫人若小君在上堂稱妾下堂稱夫人天一而已矣夫妻之天也雖其父母

猶降雖其舅姑猶降即妻齊衰夫亦齊衰是相報也故先王制服爲妻之父母其輕重不倫如此婦之黨爲昏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又各謂其外家之黨爲外兄弟喪服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小功以下爲兄弟小功以下親不足言也謂之兄弟可故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公子不服其母故爲其妻之父母無服據喪服傳公子爲其母練冠

麻衣縓緣

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亦是舊傳之辭

鄭氏曰雖外親亦無二統

孔氏曰此明繼母之黨亦是舊傳之文然舊傳之所說故亦以傳

嚴陵方氏曰此雖非大傳之文然舊傳之所說故亦以傳曰冠之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朞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朞之絰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

鄭氏曰帶其故葛帶者三年之葛絰三年既練朞既葬差相似也絰朞喪亦如之者大功之麻變三年之練葛朞既葬之葛帶小於練之葛帶又當有絰亦宜也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爾亦服其功衰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遭齊衰大功之喪孔氏曰三年之喪練祭之後又當朞喪既葬之節今朞喪既葬男子則應著葛帶與三年之葛帶麤細正同以父葛爲重故帶其故葛帶三年練後男子除乎首其空故絰朞之葛絰若婦人練後麻帶除矣則絰其故葛絰帶朞之麻帶以其婦人不葛帶故也功衰謂七升父之衰也絰不

云服其父衰而云功衰者經稱三年之衰則父爲長子及父卒爲母皆是三年今朞喪既葬反服其服若言功衰總道三人故不得特言服父衰也有大功之喪明練後有大功之喪既葬也亦如之者亦帶其故葛帶經朞之葛絰大功初死之麻變三年練後之葛首要皆麻矣故間傳謂之重麻也大功既葬葛帶小於練之葛帶故反服練之故葛帶也又要服練之葛帶首服大功既葬之葛絰麤細相似不得爲五分去一爲帶之差故首絰進與朞之既葬同也故鄭云絰朞之絰是差次之宜也此註亦主於男子其婦人之服下間傳具釋云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爾者大功初死之麻齊衰既葬之葛與初死之麻大小同也小功無變謂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之喪無變於前服不以輕服減累於重也

橫渠張氏曰三年既練朞既葬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謂若三年既練朞大功既葬止當服其既練功衰不可便受以小功布也以此三年無受小功之節練衰除則自當服以小功練衣必是假練大功之布以爲衣故有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功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以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內也練衣當既葬之後受以大功之衰及既練也假練其衰而已或既練則以大功之布而爲衰或衰而加假練此則繫其有亡也　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若正大功之服則有小功之受蓋大功乃亞三年朞之重喪其卒哭之稅亦其稱爾若殤則不練矣練亦謂之功衰蓋練其功衰而衣之爾據曾子問三年之喪不弔又雜

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又服問三年之喪既練矣有
朞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經意蓋謂當練而服後喪之
衰即用七八升則前喪易忘故反七八升之衰矣又雜記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云尚功衰蓋未祥之前尚衣絰練
之功衰爾知既練猶謂之功衰者以下文云則練冠又三
年之喪禮不當弔而雜記又云雖功衰不以弔
山陰陸氏曰禮父之喪既練服其功衰母之喪既葬服其
功衰即有父之喪既練矣母之喪既葬服其功衰而帶以
故葛帶絰朞之絰男子重首絰朞之絰則以母喪尚新故
也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既練之衰也
藍田呂氏曰此功衰之喪既葬所受之功衰也故曰絰朞
之絰服朞功衰承朞文也蓋朞之既葬之葛輕於三年之
練葛故帶其故葛帶三年之練除首絰而朞之既葬未除

故絰朞之絰朞之既葬之功衰重於三年之練故又服朞
之功衰若三年既練遭大功之喪亦猶是也小功麻斷本
故不變三年之練葛首也
長樂黃氏曰練再受服經傳雖無明文謂既練而服功衰
則記禮者屢言之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朞之喪既葬
矣則服其功衰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又曰有父
母之喪尚功衰而衲兄弟之殤則練冠是也案大功之布
有三等七升八升九升而降服七升為最重斬衰既練而
服功衰是受以大功七升布為衰裳也故喪服斬衰章賈
氏疏云斬衰初服麤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斬衰
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為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
祥又以其冠為受衰裳七升冠八升女子之嫁反在父之
室疏云至小祥受衰七升總八升又案閒傳小祥練冠孔

氏疏云至小祥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以練易其冠而橫渠張子之說又曰練衣必煆煉大功之布以爲衣故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功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以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內也據橫渠此說謂受以大功之衰則與傳記註疏之說同謂煆煉大功之布以爲上之衣則非特練中衣亦練功衰也又取成服之初衰長六寸博四寸綴於當心者著之於功衰之上是功衰雖漸輕而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猶在不欲衰心之遽忘也此說則與先儒異今並存之當考

涑水司馬氏曰古者葬既練祥禫皆有受服變而從輕今世俗無受服自成服至大祥其衰無變故於既葬別爲家居之服是亦受服之意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既免去絰每可以絰必絰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既免

鄭氏曰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澡麻斷本既練雖無變緣練無首絰於有事則免絰如其倫免無不絰絰有不免其無事則自若練服亦然也

孔氏曰大功以上爲帶者麻之根本并留之合糾爲帶如此者得變三年之練葛若小功以下其絰澡麻斷本是麻之無本不得變三年之葛也言變三年葛舉其重者其實朞之葛有本者亦得變之矣斬衰既練之後遭遇麻之斷本小功之喪雖不變服於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爲之加小功之絰如平常有服之倫類也既免去絰謂小功喪斂殯事竟既免之後則脫去其絰也每可以絰必絰者謂小功以下喪當斂殯之節每可以絰之時必爲之加麻不

應經之時則去其經自若練服也鄭註免無不經者於免之時必著經則大斂小斂之節衆主人必加絰也絰有不免者謂葬後虞及卒哭之節但著絰不免以服成故也

嚴陵方氏曰本謂麻之根也大功以上之帶則不斷之以示其重焉故可以變三年之葛

山陰陸氏曰喪服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此不言小功而言斷本爲是故也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

鄭氏曰稅亦變易也小功以下之麻雖與大葛同猶不變也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爾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也

孔氏曰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葬之練冠亦不得易也如當緦小功著免之節則首絰其緦與小功之絰所以爲後喪緦絰者以前喪練冠首絰已除故也上經云小功不易明緦不易下經云緦小功之絰兼言緦者恐免絰不及緦故也前經已云於免絰之此經又云如免則絰者前經但云絰不云練冠恐小功以下不得改前喪練冠故重言之也因其初葛帶者言小功以下之喪要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葛帶上文云葬喪既葬則帶練之故葛帶此小功以下之喪亦著練之初葛帶不云故而云初者以葬初喪之時變練之葛帶爲麻葬既葬之後還反服練之故葛帶故言故也謂其小功以下之喪不變練之葛帶故云初葛帶也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者謂以輕喪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麻

不變前重喪之葛也以有本爲稅者大功以上麻絰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緦與小功麻絰既無本不合稅變前喪故所緦之麻不變小功也註云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耳者麻有本謂大功以上麻絰有本爲重下服乃變上大功得變朞朞得變三年也引雜記者欲明大功之麻非但得易朞喪之葛亦得易三年練冠之絰也

嚴陵方氏曰麻以有本者爲重故得變易而稅焉以此易彼則彼得以息故曰稅稅猶典路說駕之說

山陰陸氏曰於此言小功嫌下殤之小功不斷本可以易喪之練冠稅者脫也然則所謂小功不稅嫌言不服著矣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鄭氏曰謂大功之親爲殤在緦小功者也可以變三年之葛正親親也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齊衰變既虞卒哭凡喪卒哭受麻以葛殤以麻終喪之月數非重之而不變爲殤未成人文不縪耳下殤則否言賤也男子爲大功之殤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爲之中從下服緦麻

孔氏曰殤長中者謂本服大功今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爲之小功婦人爲長殤小功中殤則緦麻如此者得變三年之葛也著此殤服之麻終其月筭數如小功則五月緦麻則三月著麻月滿還反三年之葛也言服殤長中之麻不改是非重此麻也以殤服初死服麻已後無卒哭稅麻服葛之法以其質略無文飾之繁數故也註云三年之練冠以大功之麻易之是功變既練者則雜記云三年之練冠也云齊衰變既虞卒哭者則下間傳云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是也男子爲大功以下喪

服傳文

山陰陸氏曰下殤則否言爲其無卒哭之稅則雖小功有卒哭矣

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

鄭氏曰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妻從服朞諸侯爲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朞喪大記云外宗房中南面世子不爲天子服遠嫌也不服與畿外之民同也

孔氏曰君謂列國諸侯之君爲天子三年也諸侯夫人爲天子如諸外宗之婦爲君也諸侯外宗之婦爲君朞則夫人爲天子亦朞也諸侯世子有繼世之道所以遠嫌不爲天子服也鄭註外宗君外親之婦其夫既是君之外姓其婦即是外宗也云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謂在於他國

諸侯既死來爲之服當尊諸侯不繼本服之親故服斬也

熊氏曰凡外宗有三案周禮外宗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云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是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也此文外宗若姑之女皆爲諸侯服斬爲夫人服朞是二爲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爲君服朞是三也內宗有二周禮云內女之有爵謂其同姓之女悉是一也雜記云內宗是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

鄭氏曰若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也士爲國君斬小君朞大子君服斬臣從

服朞大夫不世子不嫌也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

孔氏曰夫人妻大子適婦此三人既正雖國君之尊猶主其喪也非此則不主也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得爲君與夫人及君之大子著服如士服也君母非夫人君爲之服緦則羣臣爲君母是適夫人則羣臣爲服朞也近臣謂閽寺之屬僕御車者也驂車右也君之母非夫人貴臣乃不服此諸臣賤者隨君之服故云從服君服緦此等人亦服緦故云唯君所服服也天子諸侯爲妾無服唯大夫爲貴妾服緦故鄭註云妾先君所不服也庶子爲父後則爲母無服故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今君得著緦麻故鄭云唯君所服伸君也鄭既言正禮又別春秋之時不依正禮有以爲小君之服服其妾母著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是僖公之母成風也又昭十一年夫人歸氏薨是昭公之母齊歸也皆亂世之法穀梁傳曰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是子爵於母以妾爲妻非禮也左氏說成風妾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鄭從穀梁說

山陰陸氏曰言妻非見大夫以下大夫以下爲此三人爲喪主不必見也曲禮曰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鄭氏曰弁絰如爵弁而素加絰也不當事則皮弁出謂以他事不至喪所

孔氏曰君爲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以他事

而出亦著錫衰其首則服皮弁當事謂君行往弔卿大夫
當大斂及殯弁絰將葬啓殯等事則首著弁絰身衣錫衰若
於士雖當事首服皮弁大夫相爲亦如君於卿大夫不當
事則皮弁當事則弁絰也爲其妻謂公於卿大夫之妻及
卿大夫相爲其妻往臨其喪則服錫衰不恒著之以居若
他事出則不服也當殯斂亦弁絰
山陰陸氏曰當事則弁絰者據此王爲三公六卿錫衰大
夫士疑衰其首服蓋當事而後弁絰也大夫相爲亦然者
雜記曰大夫哭大夫弁絰與殯亦弁絰爲其妻往則弔也
弔而服之弔而出則除之喪服傳曰大夫弔於命婦錫衰
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
新安朱氏曰古人君臣之際如君臨臣喪坐撫當心要絰
而踊今日之事至於死生之際慤然不相關不啻如路人

所謂君臣之義安在　祖宗時於舊執政亦嘗親臨有
注以來一向廢此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斂往焉於士既殯
往焉何其誠愛之至今乃慤然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
成緣是親愛一體
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
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
五上附下附列也
鄭氏曰見人謂行求見人也無免絰絰重也稅猶免也古
者說或作稅有免齊衰謂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
則大功有免絰也列等比也
孔氏曰以絰重縱往朝君亦無免稅於絰也唯至公門已
有不杖齊衰則脫去其衰絰猶不去也若杖齊衰及斬衰
雖入公門衰亦不稅也其大功非但稅衰又免去絰也君

子以己恕物不可奪人喪禮故君所以許臣著絰亦不可自奪喪所以己有重喪猶絰以見君申喪禮也罪之與喪其數雖多其限同五其等列相似故云列也傳是舊記引以明之

山陰陸氏曰經重也以絰該之下云唯公門有稅齊衰則此言斬衰可知然則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謂奪所重者也唯公門有稅齊衰言有有不稅也大夫以上不稅據士唯公門稅齊衰凡所謂稅皆暫釋喪服反吉服若康王麻冕黼裳是也列若今例矣

馬氏曰法者所以齊天下之過失然民之過失浩繁而不勝齊也故法不可以不省禮者所以辨天下之親疏然人之親疏輕重之不易辨也故禮不可以簡是故制為五刑以斷其罪而罪多者有非五刑所屬則隨時而參酌之列

為五服以定其喪而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故有從輕從重有服無服之別焉蓋先王之制必以五數舉其大者而略言之五典五禮五聲五色五味五行日用不可闕一焉易曰天數五地數五王者之政天地而已

嚴陵方氏曰上附下附列也言上下各有所比附而為之等列也

閒傳第三十七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閒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此於別錄屬喪服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斬衰之奠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奠若往而反大功之奠三曲而偝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

者也

鄭氏曰有大憂者面必深墨止謂不動於喜樂之事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倚聲餘從容也桑或爲似

孔氏曰此明居喪外貌輕重之異苴是黧黑色止平俾不動也大功轉輕心無斬剌故貌不爲之變又不爲之倾若止於二者之間衰因鍛布帶纓亦輕其經色用桑同者自別表義耳小功緦麻其情既輕衰聲從容於理可也

嚴陵方氏曰自大功至緦皆有衰止以稱齊斬者以其爲凶服之重故也凡物精而致者謂之功粗而略者謂之沽大功小功之布比斬衰齊衰之布則稍精矣故皆謂之功大功之服九月比小功爲大故以大稱之小功之服五月比大功爲小故以小稱之緦麻則服之細其質則麻也故又以麻稱之自小功以上至於斬衰無非麻之所爲者止以之稱緦則以其爲凶服之最輕其細至於十五升功又不足以言之也特有以別於絲而已此五服之辨也苴蓋子麻也以之爲布凡物精爲美麤爲惡故曰苴惡貌也蓋孝子之情在內者既極其哀則形於外也亦爲之不美故斬衰則服苴以表之故曰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以其所表如此而貌亦宜如之故曰斬衰貌若苴桑亦苴也蓋謂牡麻爾其爲布稍精於子麻上言斬衰服苴則知齊衰而下服桑矣且齊衰既以緝而齊其下爲義則其服緝之桑固亦宜矣其服如此貌亦宜如之故曰齊衰貌若桑以其哀既殺於斬衰故貌不若苴之惡也往而不反言氣欲絕而不能生也傷則哀之餘聲也夫哀之所感天性然也孝經言喪親曰哭不偯故此至大功始有偯也哀容則其哀從容而不迫

馬氏曰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故先王因哀以制禮則禮有隆殺因禮以見哀則哀有小大凡喪事以哀爲主閒傳一篇言哀者六自斬衰以至緦麻輕重等差莫不有當也其曰哀之發於容體則因容體以爲禮哀之發於聲音則因聲音以爲禮哀之發於飲食則因飲食以爲禮言語則因言語以爲禮哀之發於居處則因居處以爲禮哀之發於衣服則因衣服以爲禮其始也本於哀其終也成於禮有是哀則不得不行是禮有是禮則不得不致是哀也然而容體聲音言語動乎內者也飲食居處衣服在乎外者也內外俱備哀禮相稱五服之制可坐而定也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

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鄭氏曰議謂陳說非時事也

孔氏曰唯而不對但唯於人不以言辭而對也雜記云三年之喪對而不問謂在喪稍久故對也大功稍輕得言他事而不議論時事之是非雜記云齊衰之喪言而不語彼謂言己事爲人說爲語與此言異也齊衰二日不食謂正服齊衰也喪大記云三不食當是義服齊衰小功緦麻再不食喪大記云壹不食再不食則是壹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異人之說其義別也

嚴陵方氏曰唯則順之而已對則有可否焉對則應彼而

已言則命物焉言則直言而已議則詳其義焉議則主於事而已樂則通其情焉由其哀有輕重故發於言語有詳略也三不食則日有半也此言食與大記不能無小異溢與孟子言七十鎰之鎰同蓋二十兩也數登於十則滿矣而又益倍之爲溢焉疏食者麤疏之食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暮而小祥食菜果又暮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鄭氏曰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不忍發御厚味

孔氏曰此明父母終喪以來所食之節大祥食醯醬則小祥食菜果之時得用醯醬故喪大記云小祥食菜果以醯醬醴酒味薄乾肉又澀所以先食之者以喪服除孝子不忍發初御醇厚之味也喪大記云祥而食肉者異人之說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苄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苄翦不納暮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暮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鄭氏曰苄今之蒲苹也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服主於受是極列衣服之差也

孔氏曰此明初遭五服之喪居處之異及遭父母喪至終服所居改變之節又明五服精麤之異苄翦不納苄爲蒲苹爲席翦頭爲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亦有斬衰不

居倚廬者則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是士服斬衰而居堊室也亦有齊衰之喪不居堊室者喪服小記云父不爲衆子次於外註云自若居寢是也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者以三月之喪治其麻縷其細如絲故云緦麻以朝服十五升抽去其半縷細而疏也有事其縷事謂鍛治布縷也無事其布謂織布既成不鍛治其布以哀在外故也案喪服記云齊衰四升此經云四升五升六升多於喪服篇二等也案喪服記大功八升若九升此云七升八升九升是多喪服一等也喪服記又云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云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是多於喪服一等也鄭云服主於受者以喪服之經主於受服者而言以大功之殤無受服不列大功七升以喪服父母爲主欲其文相值故略而不言記者於是經極列衣服之差所以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也

嚴陵方氏曰柱廬閒之楣以爲之固故曰柱楣翦廬傍屏蔽之草而飾之故曰翦屏八十一縷曰升一服而升數不同者以有正服義服故也所謂喪多而服五者此也

山陰陸氏曰苄翦不納者翦之而已不納也言翦屏則前此茅茨不翦柱楣而已此葺而席居堊室喪服傳既虞寢有席既練舍外寢傳所記尊者居喪之法此言大夫士禮而已知然者以傳上翦屏蓋屏不欲視外尊者之事也故曰前旒蔽明鼏纊塞聰亦天子虞之日遠大夫士近若寢有席一施之於虞則疾徐相懸矣其言既虞卒哭柱楣翦屏亦以此然則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其寢有席又在卒哭歟

賈氏曰吉服所以表衰德凶服所以表衰德有高下章有升

降衰有深淺布有精麤儀禮疏

河南程氏曰古者八十一縷曰升斬衰三升則是二百四十三絲於今之布爲已細緦麻十五升則是千有二百絲今蓋無有矣

新安朱氏曰緦十五升抽其半者是一篾只用一經如今廣中疎布又如單經黃草布皆只一經也然小功十五升則其縷反多於緦矣又不知是如何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菲而小祥練冠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帶三重菲而小祥練冠緣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菲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

鄭氏曰葛帶三重謂男子也五分去一而四糾之帶輕既變因爲飾也婦人葛絰不葛帶易服謂爲後喪所變也婦人重帶帶在下體之上婦人重之辟男子也其爲帶猶五分絰去一耳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此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大祥除衰杖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采纓也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纖或作綖

孔氏曰此明父母之喪初死至練冠衰升數之變并明練後除脫之差也成布六升者以言三升四升五升之布其縷既麤疏未爲成布也六升以下其縷漸細與吉布相參故稱成布葛帶三重者既虞卒哭受服之節要中之帶以葛代麻帶又差小於前喪服傳云五服絰帶相差皆五分

去一以五分去一唯有四分見在三重謂作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四股則三重既變麻用葛因以爲飾也未受服之前麻帶爲兩股相合也此直云葛帶則首絰雖葛不三重猶兩股糾之也小祥練冠緣緣者父沒爲母與父同也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用練易其冠也又練爲中衣以緣爲領緣也大祥素縞麻衣者謂二十五月大祥祭此日除脫則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著朝服而爲大祥之祭祭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也知用十五升者案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大祥之祭既著朝服則大祥之後麻衣麤細當同朝服也中月而禫者中間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爲禫祭二十七月而禫禫而纖者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禫祭既訖而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身著吉服吉冠

所服之物無不佩也鄭註云婦人葛絰而麻帶又上檀弓云婦人不葛帶故士虞禮云婦人葛絰帶此謂齊斬婦人帶不變若大功婦人變服亦受葛也云易服謂爲後喪所變者以身先有前喪重今更遭後喪輕欲變易前喪也云其爲帶猶五分絰去一耳者以婦人斬衰不變帶以其重要故也婦人既重其要恐要帶與首絰麤細相似故云其帶猶須五分首絰去一分耳以首尊於要但婦人避男子而重要帶爾引喪服小記證祥祭之服非素縞麻衣也引玉藻證此絰素縞麻衣是大祥後所服也云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者若有采飾則謂之深衣深衣篇所云是也緣以素則曰長衣是也緣以布則曰麻衣此麻衣是也黑經白緯曰縞戴德變除禮也

賀氏曰斬衰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夫服緣情而制故情降則服輕既虞哀必有殺是故以細代麤以齊代斬耳若猶斬之則非所謂殺也若謂以斬衰命章便謂受猶斬者則疏縗之受復可得猶用疏布乎是以斬衰之名本生於始死之服以名其喪耳不謂終其日月皆不變也晉賀循見通典唐禫變議曰祥禫之義案儀禮云中月而禫鄭玄以中月爲間月王肅以中月爲月中致使喪暮不同制度非一歷代學黨議論紛紜宗鄭者則云祥之日鼓素琴孔子彈琴笙歌乃省哀之學非正樂也正樂者八音並奏使工爲之者也禮記所云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喪之大事畢也謂除衰絰與墊室爾餘喪未盡故服素縞麻衣著未吉之服宗王者案禮記云三年之喪再周二十五月而畢又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夫子曰

踰月則其善也又夫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祥之日鼓素琴以此證無二十七月之禫也夫人倫之道以孝爲先上古喪期無數其仁人則終身滅性其衆庶有朝喪暮廢者中代聖人爲作制節至重者斬縗以周斷後代君子以周若駟之過隙加以再周至於祥禫之節焚燕之餘其文不備先儒所議互有短長夫喪以周斷加以再周豈非欲重其情而彰孝道者也何乃惜一月之禫不加之以膠柱於二十五月者哉據閒傳文勢足知除服後一月服大祥服後一月服禫服今約經傳求其適中可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徙月樂無所不佩夫如此求其情而合乎禮矣通典

新安朱氏曰或問成布荅曰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

問緣緣荅曰緣今淺絳色小祥以緣爲緣一入謂之緣禮有四入之說亦是漸漸加深色耳然古人亦不專把素色爲凶蓋古人專用皮弁皮弁純白自今言之則爲大凶矣

問布升數荅曰八十縷爲一升古尺一幅只闊二尺二寸筭來斬衰三升如今網一般又如漆布一般所以未爲成布也如深衣十五升布似如今極細綃一般這處升數又曉未得古尺又短於今尺若盡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所謂布帛精麤不中數不粥於市又如何自要闊得這處亦不可曉　又曰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看來當如王肅之說於是月禫徙月樂之說爲順鄭氏之說未當語錄

橫渠張氏曰古者紵績其布當有吉凶二種若三四升之麤及緦總之細或去縷之半或不事其布或不事其縷不容吉凶二用者皆是特爲有喪者設所謂成布蓋事縷事布供世俗常用成功之布但未加灰練爾其功尤麤略者爲大功差細者爲小功以蜃灰經練然後謂之練如此解之則練與成布義自兩安衰當單與練冠緣緣此特經文不足不當致疑於衰之有緣也除首者麻葛重雖大功之喪可易三年之練冠舉大功之輕則齊衰可知練冠且去之故言除也若其經彼既自已除之矣此除服先重亦存舊註

藍田呂氏曰始死易羔裘玄冠必以深衣素委貌徒跣扱衽不履不帶也然猶冠者蓋三日而后斂若將復生故未忍悉變也小斂則經當事不可無變也既斂矣不復生矣然後說髦而袒括髮說髦者不得視其親也袒者將不欲衣也括髮者不能冠也既奉尸夷于堂而拜賓所以奉死

者之始也而生者之變亦不可無始故始加麻麻服之重者也散要絰之垂而復與冠屨未變而加絞帶皆變有漸也既殯之明日哀必有殺而不飾不可以久也故成服杖冠屨衣裳帶皆具而變之以惡所以為喪之飾也將啓則免而散帶垂見柩不可以無變也既虞卒哭受以成布變麻服葛哀日殺則服日輕不忍遽變故亦有漸也既練練衣練冠繩屨除首絰冠屨衣裳皆即輕也要絰不除不忍盡變也緣緣黃裏漸有飾也練衣非衰也以練布為衣明至親以暮斷加隆而三年故不以衰而以衣也祥夕為暮則除而縞冠明其祭漸吉不可以純凶也既祥縞冠麻衣既祥纖明變有漸也

嚴陵方氏曰受謂受服也六升而上然後謂之成布者以五升而下縷數漸少若未成然故也疏衰即齊衰也比功

布之升為疏故亦謂之疏斬衰又疏矣然不謂疏衰者以斬之義為重而疏不足以名之故也

山陰陸氏曰凡喪有變有除有受凡受以大受小以多受寡故三升以六升受之四升以七升受之去麻服葛謂以麻易葛所謂變也練後緣緣祥先素縞大祥彌吉故也經在上體之上帶在下體之下男子重首婦人重要蓋取諸此作記者雖非一人大抵前後亦相足也若練衣緣緣言其衣矣今言練冠緣緣則著冠亦緣緣也若縞冠素紕言其冠矣今言又暮而大祥素縞麻衣則著衣亦素紕也變素紕言素縞則其紕也以縞之素者也若所謂縵白是歟先儒謂染衣純之以素則曰長衣純之以布則曰麻衣非是

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

者包重者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
鄭氏曰此因上說而問之也既虞卒哭謂齊衰可易斬服
之節也輕者可施於卑服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
子帶婦人絰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絰婦人之帶特
其葛不變之也此言包特者明於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
可貳此說所以易輕者之義既練以下言大功可易斬服
之節也斬衰已練男子除絰而帶獨存婦人除帶而絰獨
存謂之單單獨也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絰婦人有麻帶
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
帶絰葬之葛絰婦人絰其故葛絰帶葬之葛帶謂之重葛
孔氏曰此經更釋易輕之意斬衰之喪既虞卒哭者謂士
及庶人也故卒哭與虞並言之若大夫以上則虞受服故
喪服註云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輕者包

言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初喪男子輕要得著齊衰要
帶而兼包斬衰之帶也若婦人輕首得著齊衰首絰而包
斬衰之絰也重者特者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絰婦人重
要特留斬衰要帶也斬衰齊衰既是重服云包云特則知
齊衰大功亦包特也鄭註云卑者可以兩施卑謂男子卑
要婦人卑首兩施謂施於齊衰又得兼斬衰以其輕卑之
也云尊者不可貳者尊謂男子尊首婦人尊要故事尊正
得尊於重服不可差貳兼服輕也云男子有麻絰婦人有
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既練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
著大功麻絰婦人要空著大功麻帶男子又以大功麻帶
易練之葛帶婦人又以大功麻絰易練之葛絰是重麻也
大功既虞卒哭之後大功葛帶輕於練之葛帶故男子反
帶其練之故葛帶也大功既葬男子則絰大功之葛絰婦

人則帶大功葛帶鄭註謂之葛絰葛帶者麤細與葛絰帶也同其實是大功葛絰帶也

藍田呂氏曰此篇所記變節竊求其意以為前後喪輕重之變適同故立此文以表之斬既虞與齊初喪既同矣斬從練齊既虞與大功初喪亦幾同矣故輕包重特止為斬既虞遭齊衰之喪而立麻葛重止為斬既練遭大功之喪而立麻葛兼服則為齊既虞遭大功之喪大功既虞遭小功之喪小功既虞遭緦之喪而立麻葛重者其始也以麻葛變雜記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惟杖屨不易麻葛兼服者其輕者變而兼服之間傳麻同則兼服之服問緦之麻不變大功之麻小功之麻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嚴陵方氏曰輕者謂男子之要帶婦人之首絰重者謂男子之首絰婦人之要帶以其輕則兩施之故曰包以其重則獨留焉故曰特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鄭氏曰此言大功可易齊衰暑服之節也兼猶兩也不言包特而兩言者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絰有帶爾

孔氏曰此明以後服易前服之意也兼服即前之義今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易換輕者男子則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葛絰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絰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兼服也鄭註包特著其義以甲者可包尊須特著其尊卑之義故於斬衰重服言之此言兼者不取其義也所以不稱麻葛重者以三年之喪既練之後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於先既單今首絰皆有故須稱重今暮以下男子首之與要固當皆有絰帶婦人亦然既不似既練之單所以不得稱重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則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鄭氏曰此竟言有上服既虞卒哭遭下服之差也唯大功有變三年既練之服小功以下則於上皆無易焉此言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主爲大功之殤長中言之服重者謂特之也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絰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矣

孔氏曰此明五服葛之與麻麤細相同同則得服後麻兼前服葛也案服問大功緦不得變大功以上小功之麻得變小功之葛緦之麻得變小功之葛者謂成人之殤在長中也兼服之服重者則前文重者特是也則易輕者謂

男子婦人則換輕者前文輕者包是也以前文麻葛兼服但施於男子今此男子易於婦人易於首俱得易輕故鄭云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凡後初喪雖易前服之輕後服既葬還須反服前喪之服故鄭云反其故葛帶葛絰也橫渠張氏曰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舊註不可用此爲三年之喪以上而言故作記者以斬衰及大功明之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新喪之麻則與齊衰之首絰麻葛兩施之兼服之名蓋既不敢易斬衰之輕以斬葛大於大功之麻也又不敢易齊首之重輕者方敢易去則重者固當存故麻葛之絰兩施於首若大功既葬則服齊首之葛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謂此爾若齊麻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於當免則絰之而已如此則喪變雖多一用此制而前後禮文不相乖戾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四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